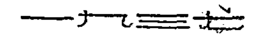
洪深戲曲集

洪深　著







洪深戲曲集

洪深 著

目錄



洪深戲曲集



歐尼爾與洪深（代序）

——一度想象的對話——

時間　一九三三年一月

地點　太平洋的兩岸

歐尼爾　我和你相隔二年。

洪　深　是的，你在一九一七年離開哈佛，我在一九一九年纔進哈佛；我和你是相隔二年的先後同學，都是培克教授的弟子。

歐尼爾　和你同班有一位青年叫做 Phillip Barry 的，你還記得麽？他現在是很成功了。在最近的幾年中，他寫了不少的有價值的戲劇；至少有六次，他的作品被選在"每年美國最佳的

十部戲劇”中。

洪　深　（歎了口氣）幾個老同學都很能努力，都有很好的成績的。獨有我祇是這樣老大無成，眞是慚愧極了。

歐尼爾　他去年寫了一齣“畜生國” The Animal Kingdom，又被選入一九三二年的最佳的十部戲劇的集子裏。

洪　深　是的。但是他那裏能及得上你。你去年寫成的 Mourning Becomes Electra，不但也選入那部集子裏，並且，並且——

歐尼爾　（欣然，這也是文人所不能免的得意）並且怎麼樣！

洪　深　並且爲一般觀衆和文藝批評者交口稱譽；說你的戲是美國自有創作的戲劇以來最誠懇最動人最有力量的一部。

歐尼爾　這個描寫家庭骨肉間復仇殘殺的悲劇，我費了三年心血纔寫成的；我爲了思慮這齣

戲，特地避開美國煩擾的環境，隻身旅行到中國到歐洲——你遠隔重洋，居然也看過這齣戲麼？

洪　深　你寫的戲我當然是要拜讀的，你用最新的科學知識，來解释最老的人事糾紛，實在恰當極了，令我十分欽佩。

歐尼爾　算不得什麼！你當然曉得，我這個三部曲，是依照了希臘悲劇的格式寫的。

洪　深　（點頭，有用意地）我已經比較對照過。

歐尼爾　戲很長，全部上演至少須用六個小時；記得在紐約公演的時候，下午五點半鐘開幕，到八點左右，演完第一部曲，放觀衆出去吃晚飯；吃過晚飯再回戲院來，看後面的兩部曲。這個，比起你們中國廣州的"演通宵"如何！再比起日本人看戲帶了膳具在戲院裏做飯吃又如何！哈哈哈！

洪　深　哈哈哈！

歐尼爾　這一點我是摹仿東方的。

洪　深　(聽他說起"摹仿"兩字，觸動了心事)歐尼爾先生，我有一件事，要向你請教一下。

歐尼爾　什麼事?

洪　深　就是所謂摹仿這件事！像你的這個三部曲可以算得是創作麼?

歐尼爾　你爲什麼懷疑我的戲不是創作!

洪　深　因爲你的戲和古代希臘人的戲，太相像了；不僅是故事的大體結構，處處相同，就是情節的細端節目，也無不相同。例如希臘悲劇裏，說一位將軍遠征，他的妻子在家，與人發生了奸情；你的三部曲裏，也說一位將軍遠征，他的妻子在家，與人發生了奸情。希臘的悲劇裏，說那將軍戰罷歸來，他的妻子和那奸夫同謀，設法把將軍害死。你的三部曲裏，也說那將軍戰罷歸來，他的妻子和那奸夫同謀，設法把將軍害死。希臘的悲劇裏，說將軍的妻

子，有親生的一子一女都已長大成人，女兒侍母在家，兒子出門在外；你的三部曲裏，也說將軍的妻子，有親生的一子一女都已長大成人，女兒侍母在家，兒子出門在外。希臘的悲劇裏，說女兒堅決地要代父親復仇，十分怨恨她自己嫡親的母親；你的三部曲裏，也說女兒堅決地要代父親復仇，十分怨恨她自己嫡親的母親。希臘的悲劇裏，說等到那兒子回來，完全是那女兒計劃著，主持著，指揮著他把奸夫殺害；你的三部曲裏，也說等到那兒子回來，完全是那女兒計劃著，主持著，指揮著他把奸夫殺害。希臘的悲劇裏說母親被逼自盡而死，你的三部曲裏，也說母親被逼自盡而死。雖然希臘的悲劇作者所寫的是古代 Achaian英雄，而你所寫的祇是現代美國 New England的一個家庭，而情節相同到如此！Aeschylus等和 O'Neill，未免太以一版一色了罷！

歐尼爾　哼!

洪　深　你至少可以在節目上面,改動一下:譬如說,丈夫何妨不是一個將軍,所生何妨不止是一子一女,堅決主張復仇的何妨不是女兒而是兒子呢。

歐尼爾　你何必這樣大驚小怪。我故意利用人家的情節,一個故事的現成形式,來成就我自己底創作的。

洪　深　這話是什麽意義呢?

歐尼爾　一齣戲最主要的,是中心思想;就是那作者閱歷了人生,受了人事的刺激,所發生的對於社會的一個主張一個見解一個哲學;簡單的講就是他對於大衆要說的一句話。

洪　深　這個,我們在哈佛的課堂裏,早已聽見教授們講過的。

歐尼爾　他所說的這句話,必須是正確的,是能改進社會的,這戲纔算有價值。

洪　深　是的，這樣纔算盡了 Directive Literature 的能事。

歐尼爾　這句話，或許是他第一個人說，還是他的創作。

洪　深　（點頭）

歐尼爾　或者這句話已經有一個別人說過，但是作者在此刻，確是誠懇的，他的情緒思想確是由於親歷而體會出來的，確非投機取巧趨時髦而人云亦云的，那怕這句話已經有人說過多少遍，但在他仍要算是創作的。

洪　深　這是單就主張見解哲學而論。

歐尼爾　這個最爲重要；有了這個，當然還得用戲劇的方法，把這個表達出來。這就不能不利用一節人生中成爲片段的事實；那簡單地說明"關係與因果"的我們喚做"故事"，那詳細地說明"過程與轉合"的我們喚做"情節"。故事與情節，我們或者從人生中整個地搬取過來

(但是有這樣可能的時候比較少);或者將若干件毫無關連的人事集湊而成(這樣工作的方式比較困難);或者將前人已經記錄下來有首尾有層次的人事糾紛,如前人所著的歷史傳記小說戲曲等,借來使用,(這樣創作的最多最普通);祇要他能將他自己要說的話,用戲劇的方法表達清楚,利用別人的現成故事情節,一個創作的戲劇作者向來是有這個權利的。

洪　深　唔。(還有點將信將疑)

歐尼爾　你不見麼!王爾德寫"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",不啻是改譯了法國的一齣 Well Made Play。易卜生的"傀儡家庭"中冒簽支票被惡人索詐的情節,是從當時在歐洲非常流行的鬧劇中採取來的。法國大喜劇家莫梨哀所著的"慳吝人"差不多完全脫胎於拉丁悲劇"一罐金" Aulularia。至於莎士比亞的作品,幾乎

沒有一齣不是利用別人的故事情節，例如"哈孟雷特"是從一五七一年印行的法文Histoires Tragiques裏摘來的；"羅米歐與卓麗愛德"，原是意大利流行的故事，於一五六二年爲 Arthur Brooke 譯成英詩而由莎氏採用的；"威尼斯商人"中的三個盒子，是從Gesta Romanorum 裏取來，而放債的猶太人，一磅肉的條件，女律師等，全從一個意大利的故事Il Pecorone 和一齣英國舊戲 The Jew裏，搬過來的。"暴風雨"的情節，是從西班牙 Antonio de Eslava 所著的 Winter Nights 裏抄來的。事實太多，我一時也未便盡舉了。

洪　深　是的，這些事實都是不錯的。

歐尼爾　甚而至於你所說我來仿的幾個希臘悲劇作者，他們劇中的情節，何嘗不是從希臘史詩以及民間傳說中搬取過來的麼！可是從來沒有人指摘他們說不是創作的。

洪　深　(點頭同意)

歐尼爾　人事的糾紛雖多，有戲劇意味的卻是有限。歌德不是說過麼：“Gozzi 說世界上祇有三十六個戲劇的情節；Schiller 不相信，自己刻苦去翻尋，結果他所尋得的，比 Gozzi 所尋得的還要少。”

洪　深　三十六個戲劇的情節！

歐尼爾　一齣戲必有一個主要的情節，其餘在前段的預備，在後段的收束，又有若干附帶的情事，但不論如何煩複，總是從這三十六個中取用的。(隨手拿起一本小册子)我恰巧有一本 Georges Polti 所著的“三十六個劇情”在手邊。我再念一遍給你聽，恢復一下你的記憶，好不好？

洪　深　好的。

歐尼爾　為了說話的便利，我把原來的次序更改了：

一　求告。

二　罪惡的報復（所謂有罪必懲）。

三　被追捕。

四　反抗或革命。

五　大膽勇敢的企圖。

六　謎（能解謎者獲賞）。

七　偶一疏忽而得大禍（一失足成千古恨）。

八　同類相殘。

九　朋友骨肉間的競爭。

十　不平等的鬪爭（譬如一富一貧）。

十一　戀愛的阻礙。

十二　戀愛了一個敵人。

十三　野心。

十四　與命運或神奮鬪。

十五　一個人被錯認（把張三當做李四）。

十六　在殘酷或不幸的扼持之中（祇見得受者可憐而已）。

十七　救助他人。

十八　骨肉間無情的報復。

十九　貪求。

二十　瘋狂。

廿一　誤殺骨肉。

廿二　爲了主義而犧牲自己。

廿三　爲了親人或朋友而犧牲自己。

廿四　發現一個親愛人底恥辱或不名譽之事。

廿五　爲了不可遏止的慾念而犧牲一切。

廿六　冤屈。

廿七　悔恨前非。

廿八　必須犧牲所親愛的人。

廿九　誘惑或拐騙。

三十　災難(水旱兵火等)。

卅一　骨肉重逢。

卅二　親愛人的死亡。

卅三　淫(夫或妻之不貞)。

卅四　因姦殺人。

卅五　戀愛的罪惡。

卅六　非故意的戀愛的罪惡。

這個三十六種劇情，作者無論如何想要創造故事，始終逃不出這個範圍的；而且其中的一部分，在現代已經不適用了。所以劇本的情節，免不了是陳陳相因的。

洪　深　誠然，故事的格局是沒有法子新的。

歐尼爾　人生無時無刻不在改變演化之中。改得最少最慢的是人類的生理構造。改得最顯著的是社會的組織與制度。人能愛，能恨，能怒，能懼，能貪，能妒；這個是不變的。但因社會環境的改變，愛什麼，恨什麼，怒什麼，懼什麼，貪什麼，妒什麼，這個卻在時時改變的。新環境磨練出新個性，培養出新人格。如果一個作者是誠懇的要對大衆說一句話，他的劇本裏，故

事情節儘管舊，人物與社會背景一定是新的；這就是他的創作了。

洪　深　我現在完全同意你的主張了。

歐尼爾　我最近寫的這齣戲，是根據弗洛伊特的學說，說明一個人在性生活方面極容易形成變態，而因爲性變態的原故，往往可以使得至親骨肉互相水火。母與女同愛一個男子，母成功了，女當然是很母；母一定是厭惡自己的丈夫，而女一定是愛護她的父親；母想佔有她自己的兒子，女便在母與子之間，挑撥離間，也要佔有，甚而至於“戀”她自己的同胞兄弟(這是前面所說的第卅五種情節)。這個母與女的衝突，是一貫而有連繫性的。

洪　深　你這個見解很新鮮。

歐尼爾　古人處在大自然威脅之下，許多事不能了解，所以迷信神權與命運。希臘的悲劇大都利用前面所說第十四種劇情：人們無論如何

努力，決不能抵敵那已定的命運，縱然人們這樣不斷地不甘休地努力也見得是悲壯雄偉。但在我，解释做"一切都由於社會環境"，環境當然包括人和人的已往的歷史的關係，以及一個人的生理狀態在內。而社會的環境，不是可以用科學的方法改造的麽？我雖然用了别人的現成情節，我卻說了我所要說的話了。

洪　深　唯——唯。（他不再開口了，但是暗自尋思著，創作與非創作，實在是極小的一部分問題，最重要的，還是一齣戲的社會效果。食與色，本來是人生的兩件大事；是生理所需要，一個人不能不去滿足牠的。爲了爭食而互相殘殺，古往今來的作者，能正確地徹底地有力地描寫的，已經是很少很少。至於爲了爭色而互相殘殺，劇本雖多，但不是歪曲，便是淺薄，能如歐尼爾這樣深刻，已經是十分難得的了。不過，爭食爭色，是兩件獨立的事麽！爭色，能

不爲爭食所影響麼!歐尼爾的社會環境,何以祇包括生理而竟完全忘記生產了呢!這個,將來還要找一個機會談談的。)

廿二,一,廿二。

屬於一個時代的戲劇

一

戲劇所搬演的，都是人事，戲劇的取材，就是人生。同別的藝術（如圖畫音樂）相比較，戲劇更是明顯地充分地描寫人生的藝術了。但是人生是流動的，進步的，變遷的，而不是固定的，刻板的，萬古不移的。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與狀態，有特殊的思想人事與背景，所以除非作者偷懶，不曾親自去閱歷人生，觀察人生，了解人生，直接的記錄人生；而祇是人云亦云，抄襲了，偷取了，摹仿了別

人的作品；僅僅寫出有技術而無意義的戲劇而外：凡一切有價值的戲劇，都是富於時代性的。換言之，戲劇必是一個時代的結晶，爲一個時代的情形環境所造成，是專對了這個時代而說話，也就是這個時代蹤蹤的一個小影。戲劇不能沒有時代性，因爲人生先是不能不分時代的。

二

有時戲劇所搬演的，並非作者時代的人生，而爲已往的時代，或者未來的時代的人生。寫這類歷史劇或幻想劇，當然不能不求劇中所引用的習慣，風俗，行動，語調，思想，情感等等，與假定時代中所曉得所承認的情形相符合。當然不能不注意劇中時代的空氣，與刻畫劇中時代的背景。但是那作者所處時代的精神，仍然會不知不覺而很有力量地在作品中流露出來的。我們生在一個時代，不能不受那時代之一切事物的刺激，不能不爲那時代生活狀態所拘束，不能不被那時代的道德標準人生

哲學所支配。我們人格本就是時代所造成，時代的影響，是非常偉大的。而且藝術不同科學，藝術都是主觀的發揮，藝術表現作者的人格。那時代精神，既然影響了作者的人格，必然也是影響他的作品的。所以戲劇題目的性質，劇中人事的時代，雖然能給予戲劇一種特殊的空氣，而決不減少了劇本所包含(作者所處的)時代的精神。(如果作者生在二十世紀，而執意要做十八世紀的人，他的作品便充滿了十八世紀的精神。)最現成的例，有蕭伯訥所著歷史劇"聖約翰"(Saint Jean)。牠所扮演的，是十五世紀法國一個農女，改易男裝，領了法國的軍隊，反抗英人，後來戰敗受擒，被目爲人妖而焚死的一段故事。雖然歷史的事實，未曾改動；中古時代的空氣，亦無錯誤，而劇本的態度見解，斷斷不是二十世紀歐洲大戰以前的人所能有。"聖約翰"雖是描寫十五世紀的歷史劇，但並不屬於約翰貞德的時代，而明顯是屬於蕭伯訥時代的戲劇了。

三

在那一個時代，一定有那一類作品，這是無可避免的。希臘伊士奇與索福克等悲劇，十之九言神怪，在現今科學昌明的時代，豈不使讀的人齊都笑歪了麼！但是希臘的宗教，本是崇拜天地間一切自然的現象，偉大的能力的。（他們有日月風雨殿獵之神）又因他們的迷信，並不是無意識的求福，愚昧的恐怖，而實有十分景仰英雄的觀念。他們的神道並不是醜惡可駭，而是和善的，偉大的，尊嚴的。所以在希臘的悲劇裏，神道都喜歡管人世的閑事。加入人生，共同活動。那人生有神道的加入，就有一種人類幾乎不能抵抗的勢力。而人類偏要進取，偏要反抗，偏要與預定的命運奮鬥，結果念是失敗，愈見得人類的偉大。這就是古時希臘的時代，造成希臘的悲劇了。易卜生爲什麽不寫希臘式的悲劇呢？爲什麽他的戲劇題目，是社會內容的黑暗，惡性遺傳的慘酷，家庭內的不諒解，人類所受

虛僞，自私，固執成見的痛苦？爲什麽他極端主張個人主義？爲什麽他的作品裏，充滿了革命的精神，而同時又有無限深沈的悲哀？這是因爲易卜生生於一千八百二十八年，親自看見法國的大革命；及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世界人類對於自由平等的奮爭。他深切的覺得挪威的社會，太小氣了，太虛僞偏窄迂闊無勇了。他很不滿意於他的祖國；(有許多理由，尤其是一千八百六十四年，丹德之戰，挪威諉避義務，不肯出兵援助丹麥。)從三十六歲以後，漂流在外的時候居多。(意大利德意志，隨處住五六年，而不久居。)他的大部分社會劇，是在外國寫成的。這可見易卜生的時代，造成易卜生的劇了。總而言之，處了伊士奇，索福克的時代，不能不言神怪；處了易卜生的時代，不會不寫社會問題；可憐伊士奇索福克易卜生都是爲時代所驅使罷了。但是他們卻無須乎覺得抱歉和慚愧的。

四

戲劇的過時：就是說讀者時代的人生，與作者時代的人生，不復是一樣。從前對於一個時代的說話，現在已經不適用了。這完全是從觀衆方面立論，於戲劇原來的用意價值，是沒有關係的。作品有沒有價值，先須問作品能不能表現作者時代的精神。如果是作者所處時代人生的一種記錄觀察解釋，必定對於這個時代有過相當的貢獻用途利益的。就是後來時代的讀者，也可以從作品裏，明瞭了作者的時代，而增加了人生的閱歷與智慧了。凡是一個時代的戲劇，而不妨移到別個時代去的，無非是遠離了人生的戲劇。非但沒有價值，而且事實上簡直是做不到的。易卜生在千八百七十九年寫了"傀儡家庭"。其後三十年間，歐美的道德觀念，社會組織，受了多大的影響。人生(與藝術)，得有多大的進步。在現代劇裏，可算得最有價值之一了。然而目今社會上一部分人，已經廢除了婚姻儀式；離異與結婚，隨願從便；無所謂法律的拘束，社

會的制裁。他們如果再聽見易卜生在劇本裏，嘮嘮叨叨說什麽精神的結合，纔可算美滿的婚姻。什麽妻子在家庭內，也應有相當的責任。似乎主張婚姻同戀愛是一樣的神聖。不免要覺得是麻煩，是無聊。太重視婚姻，思想落伍了，公認爲有價值的"傀儡家庭"，何嘗不是富於時代性。何嘗不祗是屬於一個時代的戲劇。所以一部劇本，愈是有價值（即愈是對了一個時代說話，而有偉大感動的能力），必愈是充滿了作者所處時代的精神（即所受人生的影響愈爲深刻）。而愈是充滿了時代的精神，愈容易過時，這是當然的事實了。

五

戲劇既然與時代——即與人生——有如此密切的關係，而人生又無時無刻不在流動進步變遷之中；所以"某某戲劇有永久的價值"，這句話是不能成立的。或人說，人生也有一部分，比較的少改移，比較的有永久性。就是人類根本的慾望與情感。

我們讀閱古代如希臘或英依利薩伯后時的戲劇，也時常忽略了時代，不十分注意那時代的事物與背景，但很熱烈的爲那劇中所描寫的人類慾望與情感所激動。如果在寫劇的時候，放棄了那屬於一個時代容易變遷的事物，而努力於發揮人類不大改換的情性，(如戀愛憤恨犧牲報復嫉妒貪得勇敢忠誠之類)豈不就可寫成有永久價値的戲劇了。但這是事實上做不到的。第一，我們並不能忽略了時代，而仍能眞切了解那時代的戲劇。我們看了希臘劇裏多言神怪，倘或不曉得那時代的宗教，就要目爲無意義了。我們看了依利薩伯時的戲裏，女扮男裝的非常之多，在劇中從不露出破綻，倘或不曉得那時代沒有女伶，所有女角本由童子扮演的，就要目爲不可信了。我們看了英國復朝時代戲劇的淫穢，便亟須解释，那時朝野竭力萃仿法國風氣使然，不以爲非的。我們看了九更天滚釘板的殘酷，便亟須聲明，當時或者有這種制度，以防止虛僞的告訐

的。否則我們不免要懷疑誤會了。第二，人類的慾望與情感，未始沒有增減與改變。從前所謂將士之勇，是衝鋒陷陣，身先士卒。現在所謂將士之勇，是退居火線之後，從容調度，遇變不驚。從前承認自殺是人格清白的表示。現在認爲沒有膽量應付環境，一死是最省事的方法以避免責任。從前丈夫死了，妻子空門守節，視作無上光榮。現在徒覺其無聊。卽如男女戀愛，可算得是萬古不移的了，然而才子佳人式的戀愛、與互助合作的戀愛，性質全異。試看現時代所竭力制止的慾念，不復容許的情感，如一夫多妻，一女多夫，殺父蒸母，殉葬殉神，生女溺斃，以金錢購身體，以金錢購貞操，殘酷的報復行爲(如車裂支解腰斬炮烙)。在人類的歷史裏，至少有一個時代，在一個地方，視爲正當平常當然公平的事，人類所渴欲爲之的。所以慾望與情感的引起，一個時代與別個時代不同。慾望與情感的發展，也是一個時代，與別個時代不同。如果戲

劇的描寫，對於一個時代(任何時代)的背景，沒有多大關係，必致所記錄的戀念與情感，欠於眞實；且興趣減少，意義空泛，反而不如有時代性戲劇能動人了。(完全脫離時代背景的戲劇，是沒有的。卽抽象如"Everyman"仍一望可知有中古時代宗教的背景。)

六

現在的時代，變遷得迅速極了。有人說，一百年的人生，在十年中就匆匆過去了。記得十三年以前，一個很冷的冬天早晨，我獨自一個坐在課堂裏，寫"貧民慘劇"的一節對話：

"爹！世界上都是一樣的人，爲什麼有的坐洋車？有的拉洋車？"

那時候恐怕列寧還在瑞士某城一個斗室內，替他所辦的報紙埋頭做稿子。如今俄國的政治，世界的局面，都已大改變了。我在戲裏很幼稚地提出而不會回答的問題，幸得　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，

我們也有了希望了。記得六年以前的春天，在第一次奉直戰爭後，我特爲上北方去，想收拾一點戲劇的材料。在火車裏聽得兵士談說，吳佩孚戰勝的軍隊，將長辛店陣線上，受有微傷而不礙性命的奉軍，多數活埋了。因爲奉軍身邊，都有幾十塊錢，吳軍很窮，不活埋，不能奪取奉軍的錢。我當時聽了，情感上起了極大的衝動，好幾天不能自然。後來慢慢的聯想到北方軍閥和兵士一切的罪惡。慢慢的對於受虐害的民衆發生無量的同情。慢慢的對那作惡的兵士。也會發生同情了。但我祇是一個從事戲劇的人，別無能力。所以祇得費了幾個月的工夫，在那年冬間，完成了"趙閻王"這部劇本。如今已有實行的政治家，起兵將北方的軍閥打倒了，欣喜得像那劇本內所描寫的事實，以後再也不會發生了。這兩部劇本都是有時代性的。我現在全照舊時所作，一些不加修改，刊登出來，爲要忠實的保存著的時代對於我所生的影響，以及我能力所夠得

到，捉取著的時代背景與精神。還有一點，可以無須乎多聲明的，就是“貧民慘劇”與“趙閻王”都是我閱歷一切人生，觀察人生，受了人生的刺激，直接從人生裏滾出來的。不是趨時的作品(做文字同穿衣裳，一樣會求時髦)。如果我是求時髦，“貧民慘劇”就不應在民國五年寫，“趙閻王”不應在民國十一年寫，都應在民國十五六年寫了。我敬謹的將這兩個有時代性的劇本，貢獻在讀者諸君之前。同時在序文裏，說明我對於戲劇時代性的見解。很惶恐的希望著讀者給予我相當的諒解與同情。

民國十七年六月十七日上海•

貧民慘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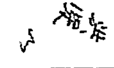
"貧民慘劇"民國五年正月間編，其時清華學生，初辦成府貧民小學，擬演劇募捐，囑記者編一脚本。記者在清華數年，最喜與京西城外一帶居民閒談。此中人生活，知之詳悉，直如身歷其境。即如西郊載客之驢，每日自西直門至萬壽山奔走五六次外，晚間尚須磨一二斗之麥，居民生計之艱，勞力之苦，於此可見。某次偶勸驢童讀書，答曰："先生們讀了書，將來做官發財，我們要讀書，一家子都得餓死了！"

所謂平民生計教育問題，經此一語道盡矣。夫以數千年文明禮教之中國，而平民困苦，至於斯極，可悲者一。無告之民，自知無告，遂抱得過且過之心，絕無向上進取之志，聽其自生，聽其吃苦，聽其流離，聽其消滅，一切盡歸之天命，可悲者二。其智足以及遠，才足以有爲者，亦因中國人民過衆，幅員太廣，數事難爲而不易見功，遂亦不爲，可悲者三。此劇情節，雖非實事，但亦理所必有，凡種種惡事，種種犯法，果貧民自身之罪乎？抑無賢無愚無貧無富之社會，共同造孽，而致貧民一部分專受其殃乎？可悲者四。此劇英文譯名爲"Poverty or Ignorance, Which is it?"點明補救之道，不外教育。聞今日成府小學，頗有成績，讀書之外，專習手藝，畢業生得以自謀生活，以後或者貧民讀書，一家子都得不餓死乎？上所云云，與編劇皆無關係，惟欲申明此劇，有一特別原故，

與其他新劇不同：普通新劇，當以能號召觀客為第一義，此則毫無營業性質，故選材與佈置，亦不同也，此應請讀者注意之點一。

此劇在京青年會開演時，頗感動人，坐中多有泣下者，後與觀客閒談，均言此戲太苦，令人懊惱不快，若非因募捐，決不來觀，此可為記者前言觀者"何必化錢來受教訓"作證。此應請讀者注意之點二。

此劇編法 (Technique) 有三異點：(一)自第一幕後，每幕有引一段；(二)絕無自言自語自道姓名之處；(三)第一幕與第五幕，與全劇無密切關係。(一)幕前有引，蓋因中國人觀劇，不喜間斷，滬上劇場，每因佈景費時，為觀者所不滿，本劇之引，皆在幕前開演，幕後即可佈景，全劇一氣演完，接銜較緊。(二)一用自道姓名，觀者即不肯十分認真，以為台上雖熱鬧，不過逢場作戲而已。(三)第一第五兩幕，所演



乃另一羣貧民之事，彼等目覩王一聲之結果，而仍不免坐以待斃；第五幕小販有言曰："我們比他們也差不多，將來我們都不得了，"如此可見王一聲之例，乃一普通之例，並非特別之例，(A typical case, not a special case) 王一聲之事可慘，而坐以待斃，更可慘也。總之，每次編劇，情形不同，編者必須相機行事，不可拘執一例也。此應請讀者注意之點三。

此劇四年前所編，其時於編劇學說，一無所知，不過隨筆寫去。自來美後，讀書研究，於新劇一道，略窺門徑，某日與朋友談及此劇，友云："你如再編此劇，必然不是這個編法。"此數語褒貶俱有；褒者，如聖歎之論西廂，"是此一刻被靈眼覷見，便於此一刻放靈手捉住，蓋於略前一刻亦不見，略後一刻亦不見；"又云"此譬如擲骰相似，略早，略遲，略輕，略重，略東，略西，便不是此六色；"貶者，則編劇手續，有

十分幼稚之處，且劉姑丈與李飛人，因形容太過而失真也。現在付印之稿，即當日原稿，一字未敢更易，惟第五幕壹節一場，完全删去，第六幕引，加在末幕"苦力走過"之下，六幕改爲五幕。其餘優劣之點，力所及者，一一指出，非著者欲自批自註，便於自表自揚，乃著者欲將無心中試驗之結果，(當時於編劇學說一無所知)供諸大衆，以備研究討論也。此應請讀者注意之點四。——民國九年

登場人物表

僕　粟家之僕　長衫馬褂約三十餘歲

乞　乞丐　約十餘歲

力　人力車夫

甲乙　皆失業遊民　著長衫

公　某公子

販　小販

董　學董

才　守財虜李秀人　有鬚御眼鏡衣冠華麗

賊　小賊　衣冠齊楚

丈　劉姑丈　有鬚樸衣紅色背心

姑　劉姑媽　著裙

三　張三(光棍)　著布長衫

九　吳老九(光棍)　短衣

下　夏留(光棍)　短衣

王　王一發　中年著長衫

妻　王之妻　不著裙約三十餘歲

子　王之子　七歲

正　某善士　有鬚御眼鏡

尙　和尙

巡　巡警

地點　中國無論何處

時間　從前及今日

第一幕　街市　（廟門）

（僕乘人力車上）（乞丐跟　跑　僕不理　跑　哀告）

（自註）以人力車開場，一則令觀者即時注目，二則烘托全劇，所謂 Atmosphere。

力　不必啦，別說錢啦，連一句話也不給你。

乞　先生把個罷。

僕　沒有。

乞　發財先生，愈把愈有，你賞個罷。

僕　快走！

乞　先生，你給我一個。

僕　（打）

乞　（跌地）你不給，也不必打人呀！

僕　快跑！

力　這多快，還要怎樣。

僕　快點，沒吃飽飯麼？

力 (回頭)什麽?

僕 可惡東西!

力 (訝)是是!(再跑)

僕 (下車步行去)

力 不坐啦,你給我錢罷。

僕 (給錢)

力 先生,纔給五個子兒麽?

僕 纔兩步路,要我多少錢,沒有。

力 你給五毛錢。

僕 五毛錢?一個都沒有。

力 那有白坐洋車不給錢的,好,同我們賣力氣的為難。

僕 什麽!

力 你得給錢。

僕 沒有。(轉身)

力 不給錢,不行哪。(拉)

僕 你詐我!

僕 (打) (大步去)

乞 (喊)

甲乙 (急上)什麼事情?

乞 一個坐車的,把拉車的打了。

甲乙 (向力)爲什麼打你?

力 我打一點鐘就拉上他,一個緊兒的跑,跑了一下午,總叫我快著,快著。

乞 車不慢,我多跟不上。

(自註)一笑。

力 可不是麼,他跟著跑,他多看見了,這還要多快呀!登,一下子跳下地來就走了。

(自註)加一登字,神情俱活。

甲 沒給錢啊。

乞 我跟著他討,他不給我,拿棍子打了我一下,你看,都腫起來了。

(自註)句中有做工 Dialogue suggesting business。

力　跳下地來就想走，我向他討五毛錢，他嘰咕嘰咕駡啦半天，就是拿我一頓亂打。

乙　（憤看）可眞不講理麼？

乞　好大的皮靴子，頭裏還有塊鐵，在他腿上使勁的跌。

力　白拉了半天，打了一頓，還得賠出四毛錢車費；是那兒的事呢！

乙　這個人是那兒的，就這樣欺負人。

甲　管他是那兒的，現在的年頭，有錢的，還不把人多吃了麼！

力　這不結了麼？（吸煙咳）

（自註）吸煙是伏筆。

販　（上）賣花生米啊，賣花生米啊。

乙　還是他好，做個小買賣，一天掙個幾吊的，不受寃枉氣。

販　你們講什麼？

乞　我們說你好，比我們都快活。

販　我還快活啊!

甲　比我們都強，他今天討飯，吃著一棍子，手都腫拉。

力　還有我啊，今天拉了一個坐兒，跑了半天，我是眞使勁，你看，汗出透了大棉襖啦！想賺個五毛六毛的，好，臨了一個大沒闊者，挨了一頓打。

販　這可眞是倒霉。

力　不能提起，提起來就得氣死，這樣事我遂著不止一次兩次啦，常常如此。

販　就說賣花生米罷，也不容易，買賣好，賣個十吊錢，要是一下雨，一家子都得挨餓。

甲乙　比我們天天挨餓的就強拉。

販　從前我爹在的時候，我爹賺錢養家，我是任什麼也不幹，一天吃飽了就玩，玩累了就睡，睡醒了再吃，那纔眞快活哪。

（自註）因父母不注意而失教。

甲　我也是如此，先前我爹開著雜貨鋪，一天也進個幾十吊錢，什麼事我都不用管，一場天火燒光啦，我爹也沒有法子，叫我跟人家公館裏做個打雜兒的，偏偏我又害了一身大病，把事情也丟啦，現在是閑住著，等著餓死罷。

(自註)因有家業而失教。

乙　我家裏大人早就沒啦，我跟著我姑媽，姑媽痛我，捨不得讓我去學徒弟。後來我姑媽死啦，我在工程局裏，當一名苦工，做一天，有兩毛錢，不做沒有，現在窮苦力的多著呢，把我的差使，長給頂了，我一月做不到十次活，怎麼能吃飽呢？

(自註)因溺愛而失教。此三段與自道姓名無異，乃劇中弱點。一笑。

乞　我們大家是同病相憐啊。

力　(笑)你瞧，他還能掉文呢！

乞　你瞧我不起，我念過好幾年書。

販　念書念的討飯的書。

甲乙力　（皆笑）

乞　我打七歲，就進了書房，三字經百家姓念過好幾十本，混了好幾年，後來我爹看我念書不行，讓我去學買賣，我爹死了，我受不了店裏的規矩，就跑出來啦，討飯也不錯，不受人家的冤枉氣。

（自註）一笑。此是自己墮落。

力　剛纔還挨了一下子打呢，還不受氣。

乞　那也沒有法子啦，現在再想去學買賣，可不行啦，我有個親大爺，很有錢，看著我討飯，不管我，我逢著他，得向他借錢。

（自註）何故"再學買賣即不行?"

童　（上）

販　賣花生米啊，先生，買花生米。

力　要車嗎?皮車。

乞　先生，把一個。

販　你天天買我的花生米，今天再買一點罷。

童　你拉洋車，不要吸煙，吸煙要吐血的。

(自註)卽此一言，可知童子是何種人，所謂 Characterization。

力　(笑)我是拿這個解悶呢，要不然不吸啦，今天是一肚子的氣。

甲　先生，他今天拉了一天車，挨了一頓打。

乞　我討飯沒討著，也打了一下。

乙　先生，你給他一個罷，我們多是苦人，你是有福氣的。

童　(對乞)年紀輕輕的，什麼事幹不了，要討飯。

甲　沒學能耐，別的幹不了。

童　爲什麼不念書呢？

販　先生，你念書將來做官發財，我們念書，我家裏媽，我的兄弟，我自己，全得餓死啦！

(自註)沈痛。

力　像我這樣大，還能念書麼，我有老娘，媳婦，還

有兩個孩子，一天不拉車，一天沒得吃。

乞　念書也不興，我不是念了好幾年書，什麼天呀地呀的，大呀小呀，冷啦能當衣服穿，餓啦能當飯吃麼?

販　對呀，你買一點花生米罷，我回家好吃飯。

乞　先生，你給我一個罷。

乘　（出錢買花生米）

乞　巧啦，我大爺打那邊來了，我向他借錢去。

第二幕　引　（街市）

乞　大爺，好久不見了，你好?我跟你請安。

才　（逼視）你你是誰?

（自註）神情。

乞　我是你的姪兒子。

才　（逼視轉身）噢噢!那兒有這樣的姪子。

乞　叔叔，我是落難啦，看著實在是寒酸，可是親是親，故是故，我還是你的姪子呀!

(自註)沉痛語。

才　你就是我的姪子罷。你討你的飯去得了，跟著我幹什麼？

乞　叔叔，我是窮極啦，這個樣子，你還看不出來麼？上你家裏去了幾次，門上不讓我進去，今天可逢著啦，你救救你的窮姪子罷。

才　那是你自找的，你爹在的時候，爲什麼你不學好呀！

乞　看着我爹面上，你收留了我罷。

賊　（上）

才　我就怪你爹爹呢，咱們這樣人家念什麼書，我的兒子，在當鋪裏，多起了月錢啦，你好，你好，弄成這個樣子，還有臉來見我啊，滾得遠遠的去。

(自註)神情。

乞　是一家的人，你看著祖宗面上罷。

才　敗家子弟，把祖宗的臉都丟盡啦！

乞　你不收留我，你給我兩塊錢，我上別處去謀生，別在家門口，丟你叔叔的臉。

才　要錢哪，要錢哪，我那兒來的錢哪，我那兒來的錢養閑人哪。

賊　（前伸手）

乞　你就少給幾個，問你開口，這才是頭一次，你那麼心狠，看着你姪子，餓……（向賊）你幹什麼？你幹什麼？（捉住）

才　（捉賊）你幹什麼的？淸天白日的，就下手啦。

乞　叔叔，你看丟了東西沒有？

才　（摸腰）你想偸我的東西，你當我有錢啊，這是解手紙，這不是鈔票。

（自註）太過。

乞　沒有丟什麼罷。

才　沒有。

乞　放了他罷。

才　不能不能，等我問問他。（向賊）你膽子不小，

清天白日，偷起我來啦。你這麼樣罷。

（自註）人格口氣特異。

賊　財主爺，我沒偷着你，你放了我罷。

（乞放才捉）

才　不行不行，你爲什麼做賊啊，膽子不小。

賊　我也是饑寒所逼，沒有法子；財主爺，你慈悲慈悲罷。

才　你說是認打認罰。

（自註）妙文，但太過。

賊　認打怎樣？

才　送你警察局。

賊　認罰怎樣？

才　頭上帽子給我。

賊　財主爺，好幾十萬的家私，還要我這頂帽子麼？

才　你是認打。

賊　認罰認罰。

才 （奪帽去）

乞 叔叔，你借幾個錢給我呀！ （隨下）

賊 我總有一天報仇。（下）

王 （上）（衣包）（垂頭喪氣）

幕內 王大哥，王一聲大哥那裏去？

王 誰叫我？

內 吳老九。

王 是吳老弟啊，我是兩天沒吃飯啦，現拿著一包衣服，上我姑丈劉家裏去，當幾吊錢。

內 王大哥，我也兩天沒吃飯啦，借著了錢。讓你老弟占點光。

王 好辦，祇要借著，就好辦啦。（下）

（自註）以上是Prologue，下入正文。

第二幕 求告

丈 我等了你半天啦，這麼晚纔來。

才 路上逢著一個賊。

丈　啊呀，丢什麽東西沒有？

才　沒有丢，添了一點東西。

丈　逢著賊，怎麽會添東西呢？

才　他偸我沒偸著，我把他拿住啦，我問他認打認罰，認打送巡警廳，認罰，我把帽子拿過來了。
(自註)說白簡練。

丈　你運氣不錯，我這兩天倒霉，總不逢著賊。
(自註)太過，世間卽有此種人，亦無此種口氣。

才　這兩天我的財運尙佳，——噓，別閒談啦，講正事罷。

丈　那一件事啊，你交給我辦就結了。
(自註)所辦何事，豈實業乎？

才　交給你辦可以，你一個人辦下來就得啦。

丈　我們不是合股麽？

才　合股，等我想想，你乜極啦，讓我做總經理罷。

丈　可以，你做總經理，把錢先墊上，以後我還你。

才　你可又來啦，我要墊得起，早就一人辦下來啦。

丈　你這意思，叫我拿出錢來啊。

才　你拿錢交給我。

丈　這買賣準能賺錢麼？

才　讓我辦，就能賺錢。

丈　將來虧了本，你還我本錢。

才　那麼讓你辦。虧了本，你還我本錢。

丈　可以，我們訂個合同，頭三年虧了本，你不用管，賺了錢，我一個人獨得。

才　那不行的。

丈　那……

（自註）以上一段描寫劉姑丈之人格。

王　（上）　姑丈姑媽在家麼？

丈　是你來啦。你一向好啊，發財啊。

王　託你老人家的福，賤體還好。

丈　你媳婦兒，（指才）李老伯，你可認得這一位李

衆人老伯。

才　這一位是王仙舟的世兄罷，叫……王一聲。

王　我認得李老伯，是我父親的至好，李老伯，你一向可好？

才　對付著，對付著。

（自註）神情。

王　姑丈你好罷，跟姑媽請安，姑媽起來了罷？

丈　他早就起來啦，在佛堂裏念經呢！

（自註）伏筆。

王　我得見見。

丈　說到就是了，你拿一包東西，出門上那兒去？

王　姑丈，我有一件事跟你商量商量。

才　你們有事，我走罷。

王　（不語）

丈　不要緊，沒有大事，你也可以聽聽。

王　說起來，我都沒臉，我有件事求求你。

丈　有幾千銀子，沒地方存，拿來給我就是了。

（自註）反筆 Dramatic Irony 太過。

王　要那麼著倒好啦，姑丈，你得幫你姪兒一個忙。

丈　好說，我們都是至親，這還不容易麼？我早就想來看看你，就是家裏沒人，那個打雜的，很懶，一個月拿我二十個子，一些事也不做，我把他辭退了。

（自註）太過。

王　姑媽一個人在廚房裏，忙得過來麼？

丈　沒有法子，反正是一忙，多吃點苦罷。不錯，說起廚房，我想起一件可氣的事來啦。

才　又有什麼可氣的事？

丈　昨天晚上，廚房失火。燒了竈啦，要不然，可以留你們二位吃飯。

（自註）太過。

才　我吃過點心啦，不用費事。

（自註）神情。

王　姑丈啊，這話又說回來啦，當時老爺在的時候，一切情形，你都全知道的。

丈　那是全知道的。

王　我小的時候，我爺因爲我是獨子，沒讓我讀書。

才　不錯，令尊就是世兄一位。

王　後來我娶了周家第二位姑娘。成親不久，我爹就死啦。

丈　是的，令尊死的時候，我還送過一副輓對。（自註）太過，但此是實事。

王　爹爹過去的時候，沒有留下什麽來，你也知道的，就這麽坐吃山空也十來年了。

丈　聽說姪媳婦很能幫你的忙。（自註）伏筆。

王　他呢，倒還肯吃苦，不過像姪兒這樣，也總是不了。

丈　找些事做混混。

(自註)反筆。

王　姑丈,我自小沒讀書,也沒學過手藝,什麼也不會幹,誰要我去吃飯呢?

丈　可憐可憐。

王　現在是一點活路也沒有啦,家裏,你的姪媳婦,你的姪孫,餓了兩天,沒進一粒米,姪兒也沒有法子,來求你老人家。

(自註)此一幕乃起,應將已往之事,補敍明白,至"餓了兩天,沒進一粒米"已至(必須料理)之一步,參觀以前"有起有中有結"一段。

丈　我也是難。

王　姑丈,借給我幾十吊錢,我就提個籃兒,做個小買賣;一家三口,也就不至於餓死啦。

丈　非是你姑丈推托,實在舍下也空虛得狠,李老伯,他全知道的。

才　不錯,現在你的光景,也不很好。

丈　要是我有錢,不用提借,送你都行。

王　咳！姑丈。這兒有幾件衣服，還是先父留下的。

才　是貂皮的袍子，哦！羊皮的。

王　因為是我爹的東西，一直是藏著的，家裏什麼東西都當啦，這個沒肯拿出去。

（自註）描寫人格。

丈　這也舊啊，不值什麼錢。

王　這件衣服，就寄在姑丈這兒，有主兒末，就賣啦。

才　這件衣服，要賣多少錢？

王　舊羊皮袍子，也賣不出多少。

丈　你買啦罷，出十塊錢罷。

才　不行，不值，一塊錢也不值，當鋪都不要，我出三毛。

（自註）太過。

丈　你出九塊八角，這也是做好事，你同人家也是世交。

才　親兄弟，明算帳，世交是世交，買賣是買賣。

丈 那末你出九塊半。

才 一定不行的。

丈 (對王)你過來，求求你老伯，幫你一個忙。

王 作揖。

才 幫不了。

丈 你出九元現的，那半塊你算該著我。

才 對不住，我有事先走一步。(下)

丈 別走別走，不送不送。

(自註)才走後，姑母方能出來，才之走，因避王，所謂 Motivated Exit 。

王 姑丈，李老伯不要，你留下罷。

丈 不瞞你老姪說，你姑丈連三毛錢都出不起，要有，早借給你啦。

(自註)太過。

王 (笑)姑丈，眞是取笑我啦。

丈 唉，可憐可憐，我是眞沒有法子，你見見你姑媽，等姑媽勸勸你。

姑　(上)南無阿彌陀佛。

(自註)人格。

王　姑媽，好久不見，你好啊。

姑　啊呀，是你啊，我說誰講話，聲音很熟的。

丈　你姪子問我借錢，我那兒有錢呢。

姑　你怎麼沒出息，問你姑丈借起錢來啦。

王　姑媽，我是窮死啦。

姑　阿彌陀佛，你爹在的時候，我那樣子勸他，說是小孩子，不念書，不學本事，是不行的，別說我們家裏，沒有底子，就是有點底子，也是不行，你看，算什麼。

王　這個話也不用說啦，我年紀那麼大啦，從前自己擔誤了，現在後悔也來不及。

姑　阿彌陀佛，愈是窮人家小孩子們，愈得教他學本事，有錢的還有點吃的，沒錢的，不就害了他嗎?

王　姑丈姑媽，以前的事不用說啦，救我一次，下

次我就不再來啦。

丈　(覷姑)你看怎麼樣，我們送他兩吊錢罷。

姑　阿彌陀佛，你有錢，你送他罷。

(自註)婦人不明事理，亦是無教育之故。

丈　那麼你拿出兩吊來。

姑　問我要錢，叫我去偷啊，叫我去搶啊，還是拿我賣啊，阿彌陀佛。

丈　他是你自己的姪(轉)…姪子，我眞是拿不出錢來。

王　姑媽，我的爹是你的親兄弟，你看至親分上，不救我，救救你姪媳婦姪孫吧。

姑　嫁出的女兒，潑出的水，誰還能養娘家呀！阿彌陀佛。

王　姑丈姑媽；就讓我空回去嗎？

丈　你要回去啦，我們有點事，也不留你啦。(推王下)

姑　剛纔姓李的來，幹什麼？

丈　他說我們兩個人，開一個學堂公司，自己當教習，招幾十學生，一個學生收三塊錢，準能賺錢。

(自註)原來是辦學堂公司，現在辦的人多得很。

姑　你不要上他的當，叫他拿出錢來，你當教習得了。

丈　是我本來就沒答應他。

姑　下回我的姪子王一聲，他要再來，罵他出去，窮親戚餓死兩個更好，阿彌陀佛。

丈　賢妻高見。　　　　　　　(閉幕)

第三幕　引(街市)

三　老九，這兩天不知怎麼會事，一賭就輸。

九　不必提啦，我們輸來輸去，總是自己人。

下　我贏了你們二位的錢，你們也沒給過我一個大呀！

(自註)這般無賴，雖窮凶極惡，但同甘同苦，猶有人心，下流言"沒有飯喫也叫做無可如何"想是實話，賭錢既伏下文，又描出三人之地位人格。

三　啊呀！

九　怎麼啦？

三　今天沒有吃飯啦。

下　我也沒有吃飯。

九　我也沒有吃飯！我們還是賭罷，找兩個有錢的，我們把他撘了。

三　有錢的，也不同我們賭呀。

下　慢慢的來，就行。

九　王一發，我們可以撘他一下。

下　他也沒錢。

九　他今天上他到姑丈家裏借錢去啦。

下　不用提啦。他姑媽姑丈，有錢，藏起來，一毛不拔，出門洋車都捨不得坐，會給他一個錢麼！

三　王一聲的媳婦，眞不錯呀！

九　眞不錯，你看王一聲那樣的窮法，他的媳婦還是眞愛他，死心塌地的做事體。

下　叫我做王一聲，早發了財啦！

九　王一聲同我們一樣，有什麼能耐，拉洋車…？

三　沒有勁啊！

九　討飯？

三　不會開口啊！

（自註）不會開口飯都討不成。

下　嚇，要叫我做王一聲啊！

九　你還是會寫字，還是會打算盤？

下　不對，這個全用不著，祇一下子，準發大財。

三　你有什麼法子？

下　王一聲的媳婦兒，長得不錯，錢可不是出在他身上嗎？多著呢！要發財亦容易，把她賣了，就發了財啦。

九　天理良心，做這種的事情。

三　王一聲肯嗎？

下　沒有飯吃，也叫做無可如何，王一聲，連他自己還養不活，賣了媳婦，倒省下好幾頓飯。

（自註）亦是實情。

三　主意不錯，就怕王一聲不肯。

九　不要緊，王一聲不肯，我有法子叫他肯。

三　就怕沒有買主。

下　買主有，就怕王一聲今天借著了錢。

（僕人公子上作互語介）

（自註）來得巧，弱點也。

下　噓！

僕　少爺，你先走一步，我有點小事。

九　范大哥你做了管事，老朋友都不認識啦。

僕　那兒的話，好久不見，你們倒還是這個樣子。

三　范大哥你運氣真好，頭先喒們在一堆的時候，兩個肩膊槓著一張嘴，除了吃飯，不會別的，你巴結上了這一位。大哥，我好幾個月，沒看

見你啦。

(自註)人情總是一樣，描出僕人之人格。

僕　前天我看見下流的，下流二哥，託你的事，辦了沒有？

下　好辦好辦，回頭再說。(使眼色)

三　有什麼事，鬼頭鬼腦的，說出來大家聽。

下　沒有什麼。

僕　我們那位少爺要娶一位姨太太，兄弟們有合式的，替他說一個。

九　王一聲的老婆，好不好？

僕　好，非常之好，可是王一聲肯麼？

下　不要說，王一聲來啦。

王　(幕內)咳。(上)

下　(使眼色)范大哥，你有事先走罷，這個數目，五百塊。

僕　好辦，前天就講好啦，就是五百塊。(下)

(自註)以下難題，是王一聲夫婦間如此恩愛，

何以能令王一聲肯賣妻，直說，三句自完，婉說，不但話多，並且情形逼眞，所謂 To build up a scene 。

王 （上）吳老九，你們二位，也都在這裏。

九 錢借著沒有？讓你老兄弟們沾點光。

王 別提啦。

下 不是我說，你的那位姑丈，眞勢利著呢！

王 咳！算我白走一趟。

三 王大哥，大嫂子跟小姪子都吃過飯了嗎？

王 （哭）那兒有得吃呀！

九 咳，我們是眞苦啦，人家是太享福啦，有錢的人，一天吃四五頓，一頓七八個菜，還說不好吃呢！

下 我們那一天也發一個財，出這口氣。

三 你就別想啦，你一輩子也不會發財的。

九 （拍）王大哥，你今年三十五歲，走眉運，你倒許發財。

王　衣食都不周全，看得一家大小，都得餓死，還說什麼發財。

卞　時到運來，發個小財，倒很容易，王大哥，有一個笑話，我跟你提一提，你可別怪我。

三　別說別說，一說我們王大哥就氣死啦。

九　不會，王大哥肚量大，決不會生氣。

卞　就是范大哥，他說的，他跟著一位闊人，那位闊人，要娶個姨太太，找我兄弟來啦。

王　你們運氣不錯，得一點媒禮啊。

九　倒不是那個，是我說，——王大哥，你不生氣呀，——我說，王大哥正窮呢，衣食多不周全，王大嫂跟著你，也吃了一輩的苦，不如啊——噯！——把大嫂子嫁給那個闊人，弄這麼一百二百塊錢；噯！倒是個一舉而兩得麼？

王　（搖頭欲言）

三　還有呢，我對他們說，王大哥有志氣的，窮雖窮，萬不能幹這個，范大哥說，沒得飯吃啦，早

晚是餓死，你要一躺下，你一家可也不完了麼？

下　王大嫂子，也懂道理，又不是逼她去做無恥的事，她要一答應下來，就是救了王家一代。

王　好幾年的夫妻，我那麼捨得呢？

(自註)已不說做不得矣。

九　是呀，好幾年的夫妻，她捨不得看著你餓死呀！你也捨不得害她一輩子呀？

王　小孩子怎麼辦？

(三下暗話)

三　叫她帶了去。

王　(點頭思)就怕我那口子不肯罷。

下　好辦，你肯了就行啦，我有法子。(附耳低說)

(五次)

王　(點頭)我先回去罷。

下　我們隨後就到。

王　(走)

三　王大哥，發了財，別忘了你的兄弟們。

九　王大哥，難得一個主兒，肯出這麽多錢，別錯過了機會。

王　曉得。

（三九下同暗笑。招手下。）

第三幕　妻子

子　媽，我餓啦！

妻　（縫）孩子，你等一等，等你爹回來，一塊喫罷。

子　喫什麽？

妻　稀飯。

子　媽，今天又喫稀飯麽？

妻　好孩子，有一口稀飯喫，就是好的啦，前兩天一點東西不喫，也過來啦。

子　媽，我看見人家同我著一樣大的，拿著一包書，上洋學堂去，還帶著銅子，買點心喫，我也要這樣。

妻　我們不能比人家，等你爹回來，要是借著了錢，也讓你去念書。

子　媽，爹爲什麼還不回來？我餓了。

妻　你爹也餓了肚子去的，路又遠，也快回來啦。

子　媽，你做這個幹什麼的？

妻　做了這個，纔有稀飯喫啦！

子　媽，你做的什麼？

妻　做的大棉襖。

子　大棉襖有什麼用處？

妻　冷啦，穿啦就不冷啦。

子　媽，你自己穿麼？我看見媽總做衣服，總不見你穿。

妻　這是替人家做的。

子　媽，你的手怪冷的，爲什麼不自己穿！

妻　媽衣服穿得是少，不怕冷。

王　（上）咳。

妻　（接包）你回來啦，衣包怎麼又帶回來啦！

王　（憤）我回來啦，唉。

妻　（看，遲說）你不必生氣啦，許是姑丈姑媽不在家罷。

王　在家，在家。

妻　爲什麼把衣包又拿回來？

王　姑丈剛見我，滿嘴都是好話，提起借錢，一定不答應。求告了半天，姑丈是有點肯啦，姑媽是一定不肯啦，把我推出來。

妻　我早勸你不去的，借不著錢，也不要緊，我早勸你不必去的，你喫口稀飯罷，孩子也餓壞啦。

王　（訝）我出去的時候，家裏一顆米沒有，現在那裏來的稀飯？

妻　你剛出去，馬家大嫂子來，送一件棉襖我做，我問他先借了四個子。

王　唉！今天又得活一天。

妻　（取稀飯來三人同食）

妻　快別說這種話，好人，天地都保佑的，就是這

樣有一頓，沒一頓的，也過了好久了，人家有錢的，也不過是過日子。

王　哼！有錢的像我姑丈姑媽，終有一天到我手裏來的，眼看著我就餓死！也不救我一救！咳！那個樣子多勢利。

妻　不必怨人家啦，就怨自己罷，你要有本事，能自己掙飯，他們決不至這樣待你。

王　眞是運氣不好。

妻　也不要怨運氣，我們雖然窮，大小倒還平安，人家有千有萬，喫著魚肉，穿著綢緞，一天到晚有心事，還不如我們快活呢。

王　（泣）我眞是害了你啦，你要是嫁在有錢的人家，喫著，穿著，使喚著丫頭老媽，那兒能，叫你，一天，到……

妻　別說下去啦，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，人家有喫有穿，我亦不想他，我們家裏是窮，我也沒有嫌你呀。

王　你是半世快活，已經給我擔誤啦，我要是現在就死啦末，你還可以剩下半世快活。

（自註）王一辈不過無出息而已，心地總是好的，賣妻實是無法，所以可憐。

妻　（泣）你今天怎麼說起死的活的這種怪話來啦，我嫁了你十來年，我還是怨過你一次沒有？我還是同你吵過一次沒有？你今天說起這個話來，奇怪。

王　我也沒有別的意思，就是害你喫了一輩子的苦。

妻　（泣）喫苦也是我願意的，苦是苦，我們夫妻，倒是一塊兒，這就是福氣啦。

王　這種福氣，算了罷，苦到這種樣子，還不如死，眞是，我死啦，你倒好啦。

妻　（揩淚怒）你死啦，我怎麼能好嚼？

王　我死啦，你可找一條生路，或者找個好主顧，嫁給他，還可以享半世的福。

妻　(大哭)哦哦！你今天說這種話，你是什麼心思啊？你亦不必多說，我自然有主意，(哭)你要一死，我不會比你多活一天。(賭氣立)

王　要是弄不著錢，倒不如死了乾淨。

妻　(縫衣泣)

子　(泣)媽你爲什麼哭？

妻　(泣)你問你爹去。

子　爹，我媽爲什麼哭？

妻　兒子都這麼大啦，虧你說這種沒良心的話。

王　人到快餓死啦，還顧什麼呢？

(自註)王一聲夫婦間，若無恩愛，則慘狀便不如此之甚，今甚有恩愛而王肯賣，妻又肯去，便演出無可如何之情。劇中第一難關，在衆人慫恿王一聲時，第二難關，在其妻離別時，實乃人情以外之事，演來卻如人情之中。觀客對王一聲，雖惡之而仍應憐之，故編悲劇(Tragedy)應

令觀者為劇中主要人物表同情，倘王一聲成一死不足惜之無賴，則其妻之死，不過一鬧劇而已（Melodrama）必言其夫婦恩愛者，觀者為王一聲表同情也(Sympathize with the tragic character)。悲劇中主角，其結果雖悲，乃足動人憐惜者；鬧劇中之惡人(The Villain)乃不足憐惜者。

子　媽不要哭啦。

妻　（揩子淚）

三　王大哥在家麼？

王　在家。張老三，你請進來罷。

三　（施禮）大嫂子你好？

妻　（還禮揩淚）

王　還有他們二位呢？

三　同范大哥就來。

王　我有一句話，忘了給你提啦。

妻　你說罷。

王　我們家裏窮得也不成樣子啦。我找這位兄弟，這位兄弟說有一位山西財主，找一個奶媽子領小孩兒，你可去麼？

妻　（揩淚）不去。

王　我不是同你說笑話，應了這件事，一個月，能拿二（咳）二十塊錢月錢。

妻　是財主家裏呀。

王　是的，他家裏可闊著呢？

妻　雇一個領孩子的，出二十塊錢一個月麼？

王　唔。

三　王大哥說錯了，是十二塊錢。

王　不錯，十二塊錢。

妻　我去啦，我的孩子誰管呢？

王　帶了去。

三　帶了去也行。

妻　這個財主住在那兒？

三　住在這個不遠。

妻　山西人我也不懂話。

王　慢慢兒就懂……

三　（推王）山西人會說本地話。

妻　（疑）我不去，怕他脾氣不好侍候。

三　大嫂子，你去了包你享福。

妻　有幾個孩子？

王　三個。

三　（同時）五個。

妻　（笑）到底是幾個？

王三同　五個。

妻　（點頭）太太多大歲數啦？財主有多大歲數啦？

王　我——

三　財主年紀不大，他從來沒有娶過太太呢！哦，他娶過一個太太，死啦！

（自註）想到娶妻上去。又自知誤。

王　不錯，是太太死啦。

妻　我不去，你又鬧什麼鬼，你們兩個人說的話，怎麼不一樣；你們想著害我麼！

王　哎！窮得沒有法子啦，你去去罷。

妻　叫我上那兒去？

王　上財主人家裏去。

妻　我是一定不去。

王　你是真不去，我非叫你去不可。

妻　要我去，先把孩子接來我看看。

三　那可不行。

王　你不去，我合著打死你，我償你的命，大家死了，省得挨餓。（頓足）（子哭）

（自註）太急一些。

妻　（哭）這是那一回的事，從來沒聽見你提過，怎麼說了一句話，就逼著我走，你是要把我送到那兒去？（倒王懷內）

王　（軟）我送你上一個地方去，省得你也苦死，我也餓死。

妻　(哭)你說，你到底把我送到那兒去？我們十幾年的夫妻，你這樣狠心，下這個毒手啦。

王　你去罷，你去了救你丈夫一條性命。(欲跪)

妻　(哭)你起來罷，你說實話，到底送我那兒去，你說了，我就去。

王　(哭聲)送你上一個財主人家去。

妻　(哭)送我去幹什麼？

王　(極低)我把你賣啦。

妻　(哭)幹什麼？

王　(泣轉向三)老三，我不，我不，……

三　(低)大哥，機會可難得呀！二百塊錢，你也好，她也好。

妻　(暗聽，拭淚，藏剪)怎麼樣？

(自註)剪刀伏後文，此處應將剪墜地，令人注意，然後藏起。

三　大哥，大嫂問你，你實說了罷。

王　(咬牙)我告訴你說，我把你賣了，賣給一個財

主做姨太太。

三　身價二百塊，回頭就來領人。

妻　（倒王肩）你是眞把我賣了！（子隨母）

王　（哭聲）還能假的麼？

妻　（哭）賣了多少錢？

王　（哭聲）二百塊錢。

妻　（哭）今天就要我走啊！這樣快！

王　（哭聲）他們今天就來接你。

妻　（哭）我去了，你有這二百塊錢，能好好的過啦。

王　（哭）我不餓死，這條性命是你救的。

妻　（哭）我娘家路遠，沒有人來啦，——孩子，你把枕頭底下一包紅紙拿來，我的婚帖，就當面燒了罷。

三　來！我替你燒。（燒介）

妻　（喘）這個孩子呢？

王　孩子啊，讓他去罷。

三　孩子跟了去。

妻　(嚐)你又把這孩子賣到那兒去?

三　講好的,連孩子二百塊錢。

妻　你捨得你孩子麼?

王　(覷孩掩目不語)

(自註)得失關頭(Climax)。

妻　嘍!他是我的孩子,就不是你的孩子麼?

王　(大哭)我不賣啦,我餓死也不賣啦。

(自註)王一傘是無氣肓之人。

九僕下同上　來啦。

王　我不賣啦。

下　你不賣啦。

僕　說定了的,不賣不行啊。

九　他要不賣,把她搶走,一個大錢也不用給。

妻　賣,賣,賣,說完一句話,就走,(對王)事體到現在,不必說啦,可是將來我娘家來人,怎麼說呢?

王　(哭)

妻　說我死了,好不好!

王 (點頭)

僕 該走啦。

王 (拉妻哭)

妻 走是總要走的，你把錢拿來。

九 交錢是可以的，得寫一張賣身契。

僕 王大哥，筆在這兒，你寫罷。

王 (拉妻痛哭不顧)

僕 現在再要反悔，不行啦。

王 (哭)我要是會寫字，也不至於弄到今天啦。

下 范大哥你替他寫罷。

僕 你快說我寫。

三 王大哥你說呀！

王 (哭)妻扶之。

妻 立紙人王一聲，今願賣妻，連子，二百元，決不反悔。

三 行了行了。

僕 還得畫一個押。

下　王大哥筆在這兒畫押。

王　（不顧）

妻把王手代畫

妻　錢拿來罷。

僕　這兒是二百塊。

三下九同說　還有呢？三百塊？

僕　回頭再說。一二百塊，媒人二十，中證二十，寫紙十塊，一共去了五十，這兒是一百五十。

妻　一百五十塊錢在這兒，我去啦。

（自註）全幕事實，本不過王一聲告妻一切，及離別而已，三分鐘可完，加入無數曲折，所謂（To hold a situation），若用此法，則情節雖簡，不愁無戲矣。

子　媽別去。

王　（拉哭）我不賣啦。

九　你拿了人家錢，還能不賣麼？

妻　（推）你放心，我活著是你家的人，死了是你家

的鬼。

(自註)伏後。

(三下摟妻去)

王 (脫手視錢大哭)

子 (哭)(九僕抱子下)

王 (頓足)我眞是不賣啦。

第四幕　引(街市)

畜 爹，世界上都是一樣的人，為什麼有的坐洋車,有的拉洋車?

正 都是他們自取的,沒有本事的人,別的事不會做,祇好拉洋車，你們小孩子，得好好的念書學本事。

(自註)此便近於傳道,弱點。

畜 拉洋車的,可以去念書學本事麼?

正 他們家裏太窮，年紀太老，不行了,你們幸而生在大戶人家，有人給你們喫，給你們穿,年

輕的時候不學好，將來老了，更不得了。

畫　爹，他們太窮，不能念書，拉洋車的，世世代代祇好拉洋車麽？

三下九妻子　（上）

下　說好的是五百，你一個獨得三百，是不行的。

僕　你賣身紙上，祇寫二百，你怎麽能向我討五百呢？

九　得了，范大哥你得一百，我們三個人分二百罷。

僕　我們是多年老朋友啦，不然，再也不行的。

子　媽你上那兒去呀，爲什麽一路走一路哭呀？

妻　孩子，你跟着我走罷。

子　媽，我的爹呢？

妻　孩子你沒有爹啦。

子　我爹不是剛纔同媽講話的麽？

妻　孩子你有爹娘，比沒有爹娘的還苦。

僕　快走，路上不要講閑話。

正　諸位請了，上那裏去？

僕　我們上財主家裏去。

正　這位婦人，是誰，爲什麼哭？

九　是我們朋友的東家的太太。

正　那一位小孩子呢？

下　是他的兒子。

正　爲什麼在路上啼哭？

妻　老先生，我是王一壁的媳婦，今天他把我賣給一個財主，現在正送我到財主家裏去。

正　那個小孩子，是你的兒子？

妻　也是賣在一起。

正　爲什麼你的丈夫，要把你們母子兩個賣了呢？

九　沒有飯吃，不賣也沒有法子。

正　世界上竟有這樣慘事，可憐可憐，等我救他們母子兩個。

僕　財主買下的，你敢來多管閑事麼？

下　不行，你快走開罷。

正　別忙啊，他不是賣給財主的麼！我多出點錢，

買他下來，就是啦。

僕　多出錢也是不行。

三　范大哥，我看他們夫妻，哭得怪可憐的，反正是一賣，這位老先生肯多化錢，讓這位老先生買下來也是一樣。

僕　你買麼，原價八百，你出一千。

妻　我丈夫纔得一百五十塊。

正　你們照良心說話，到底賣多少？

三　我們打財主那裏，拿了五百塊錢。

僕　六百塊。

下　五百塊？

僕　六百。

九　好的，你又留下了一百。

正　六百也罷，你們把人先領到我家裏去。

下　那不行，你先付錢，後交人。

正　我一時身邊，那裏有許多錢，我要回去，慢慢的想法子。

九　好，現的不賣，賣欠的，我不幹。

正　你們也要有良心啊，拆散人家的夫妻，我已經答應你們價錢，你們還要怎麼樣。

九　爲人不把良心壞，富貴榮華那裏來。

三　我們喫的到不了肚子，穿的到不了身上，要是有地方喫飯，早就不幹這個了。

（自註）神情人格。

僕　多說什麼，快走。（推）

正　等一等，我們大家商量。

九　要買，拿現錢來，不買，大家就散。

正　你等一等……

下　走走走……

童　爹，這個婦人同這個孩子，爲什麼讓他們推着走？

妻　老先生，你眞是個好人啊。

正　等一等，我們有個商量，人，人，我是一定要救的。

妻 老先生，你救我們母子兩個麼？

正 一定一定要救的。

九 拿錢來啊。

正 噯噯！

妻 (同時)老先生，我，你不用管啦，你把孩子救下罷。

正 哦哦！孩子孩子，賣多少錢？

三 唉！老兄弟們，都聽我說，這位老先生是個好人，這個孩子，讓他買去罷，我們也算行個好事。

九 張老三，說得怪可憐的，我們依著你罷，你出十塊錢。

(正付錢九接)

九 (拉孩)孩子，你跟著這位老先生去罷！

子 (牽母)哼！(不去)

三 你跟著老先生，比你媽好多了。

子 我不去。

妻　（哭）孩子你去罷。

子　媽爲什麼不去呀？

正　（悄）

妻　（哭）好孩子，你先去，你媽就來。

子　（哭）我同媽一塊去。

妻　（打子）叫你去，爲什麼不聽話？

子　（哭）（三拉之）

童　（泣）你來你來。

正　（泣）孩子跟我來。

妻　老先生，我謝謝你，我跟你叩頭啦。

正　（扶之起）阿呀！我一定要救你，不能救你，誓不爲人。

子　（跑回）

妻　（打）你過去。

子　媽打罷，打死我，也不離開你。

僕　（笑）這個孩子眞討厭。

妻　（哭）老先生你不必管我啦，這個孩子，你看顧

他點罷。

三　老先生是好人，你放心罷。

妻　（哭）這個孩子，（哭聲）老先生，你讓他念念書，學點本事，將來大了，別同他爹一樣，（哭）這個孩子，倒還聰明。

僕　是一個聰明的孩子，十塊錢太便宜你了。

妻　（哭）孩子，你過去罷。

子　媽不過去，我也不過去。

妻　媽就來，你先去。

下　沒有功夫啦，拉他過去，你們快走。

（拉子子不肯，推妻妻回顧，同下。）

下　孩子交給你。（下）（正拉子）

子　（哭）我媽呢？

童　你媽去了。

子　（哭）我要跟我媽去。

（自註）結王之子。

正　你媽就來，你媽就來。

螽 (泣)可憐,眼看着他的媽就去啦。

正 六百塊錢也罷,我是一定要救他的,來,你們跟我同家。

第四幕 燒香

王 咳!

九 王大哥,不必嘆氣啦,大嫂子也到了好處啦。

王 (不語)

下 我們還是耍錢罷,替王大哥解個悶。

三 王大哥來,你亦翻翻本。

王 咳,我那兒有心思賭錢呢,這兩天連着也輸不少啦。

九 王大哥,你倒是輸了多少?

王 一百五十塊錢,現在還有三十。

下 三十也還可以,也許就贏了一百。

九 來罷,我們大家都來。

王 我是不來啦,這三十塊錢,我還留着喫飯呢。

下 王大哥，你也不怕寒酸，你輸給我們錢，就同存在錢莊上一樣，什麼時候要化，就能借給你。

(自註)妙語。

王 我實在心裏不痛快。

九 贏了錢，比什麼也痛快，來罷。

下 來，我起莊，你們大家都押。

(衆押錢。下擲骰。)

下 這可活該，這是十八點，我通喫。

王 倒霉，我頭一把就輸了。

三 王大哥，你做莊，我們押。

王 (擲骰)

三 阿呀！二老爺帶眼鏡，四點。

王 咳！

九 該我做莊了。(擲數下)

王 這回你幾十一點。

九 那不是么，是六，該十五點。(搶骰子)

王　那兒的事，你不是賴麽？

九　怎麽我是賴呢？是十五點，你問他們大家。

王　張老三是幾點？

三　我沒有看見。

王　你看見沒有。

下　王大哥，是十五點，你許看錯了罷。

九　可不是麽？我還會賴。

王　十五點不要緊，讓我來趕。

九　你趕。

王　（擲骰）

下三九同　八點，八點。

王　這回讓我來做莊。

九　押多啦，你賠不出來。

王　我還有二十塊錢呢。

九　二十塊，夠什麽，還要做莊。

王　你做莊，我押十塊，你敢不敢。

九　有什麽不敢？來！

尙 （上）阿彌陀佛，你們又到佛殿上來賭錢啦，叫當家和尙知道，又是麻煩。

王 不要來討厭。

尙 什麼討厭，廟是和尙的，你們幾位快請。

九 人家正玩得高興，你來幹什麼？

尙 什麼叫討厭？

王 啊呀，不討厭的和尙，你請去念經吧。

尙 庫房裏新出告示，無論何人，不准在廟賭博，不依的，喫四十板子，和尙不管，也喫十下。

三 師父，我們老主顧啦，哼，嘍，回頭送你兩個香錢。

尙 （低）我和尙討厭麼？

下 得了，王大哥，你說錯了話，得罪了這位老師父，你送他一塊錢罷。

王 拿去。（擲一元與之）

九 你押九塊啦。

王　九魁

尙　回頭當家師父出來，可是你們自己說。

三　當家的不會出來的，出來了，我們自己會說。

尙　我可勸過你們啦。

下　知道啦。

尙　別說我拿香錢。

三　不說，不說。

尙　阿彌陀佛。

九　擲骰子，賭不息。

（姑提香籃上）

姑　阿彌陀佛。

尙　阿彌陀佛，老太太前天回去，天可晚了，路上可好呀？

姑　托你老和尙的福，還好。

尙　行善人，佛天保佑，阿彌陀佛，老太太，今天來是燒財神香。

姑　財神香是要燒的，還要燒觀音香。

尙　阿彌陀佛，我們這廟裏，送子觀音可靈著呢。

……

(姑焚香跪拜)

三　剛纔王大哥，可連贏了兩把。

王　這回又輸了?

九　你還有多少錢罷?

王　十五塊。

九　我同你做個輸贏罷，我押十五塊，你做莊。

王　(擲骰次)九點，九點也不小拉。

九　十一點，十一點你看這不是，十一點。(攫金)

王　(無話)

九　走罷，王大哥回去喫飯罷，

王　我同你們一同喫飯。

下　不行，我們還有事去呢。

王　有什麼事?

下　有事，不能告訴你。

三　誰在那兒燒香?

九　老太太。

下　我知道是老太太，是誰呀？

三　是王大哥的姑媽。

王　是麼？姑媽姑媽。

姑　（拜起）阿彌陀佛……

王　姑媽，姑媽。

姑　（不理）阿彌陀佛……

王　姑媽，姑媽沒有聽見。（拉）

姑　這是那裏來的討飯的。

侍　老太太燒香，你走開些。

王　姑媽，我是王一聲，你認不得啦。

姑　阿彌陀佛……

王　姑媽，你不認識我啦。

姑　你是王一聲，我不認識你，我也不願意認識你，阿彌陀佛……

王　好，姑媽，連你自己的姪兒子，都不認啦。

姑　你還提姪兒子麼？你把我的臉多丟盡啦，我那

兒來要飯的姪子啊，我們劉家……。

王 姑媽，我怎麼就丟了你的臉啦。

姑 你看見我上廟裏燒香，你衝著和尙丟我的臉呀。

尙 阿彌陀佛，一顆樹上，有花有葉，一家的子孫，有好有壞，老太太，你是有福氣的。

王 討飯討飯，丟了你的臉啦，討飯也不討到你們劉家去，你念念佛，積點福罷，別叫劉家的子孫，丟你們劉家的臉。

姑 我沒有兒子，不用你替我操心，你滾開，阿彌陀佛。

王 對呀，你修修罷，修個兒子出來。

姑 兒子，我沒有看見兒子那麼大，賣娘的。

王 （哭）當時我問你借錢，你不借末，我是沒有法子纔賣的，現在你講這個來挖苦我。

姑 我不借錢給你，借給你錢，也無非是賭輸，好好的人家，爲什麼開口問人家借錢。

王　姑媽，你摸摸良心，當時你嫁的時候，爺爺早就不在啦，我爹賠了多少錢？

姑　好女不穿嫁時衣。我們劉家，不在乎這個。阿彌陀佛。

王　我爹爲你化了多少錢，留給我的，有你一半那麼多麼？我亦過了十好幾年啊。

姑　像你這樣沒有出息，就多給你留一點，也無非是敗乾淨啦。

王　我是沒出息，是敗家，沒有害你姑媽。

姑　你要想害，也不行啊，阿彌陀佛。

王　姑媽，你是有錢，我還是偷過你的，搶過你的沒有？

姑　本來你也不敢偷，就是問我借過，阿彌陀佛。

王　我現在是窮啦，你就不理我啦，問你借錢，你不借也就罷了，你連人也不認得啦？

姑　你有錢我就可以借錢給你，阿彌陀佛，有了錢，我就認你做姪子。

王　今天我跟你提過借錢麼？你不理我。

姑　[illegible]，我們上後邊觀音殿去，阿彌陀佛，那裏來的野人。

尙　老太太我拿著罄。

王　姑媽你說呀？（拉）

姑　阿彌陀佛。（打耳光）

王　你打我，你爲什麼打我？

尙　（勸）算了算了，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。

王　我問問他，爲什麼打我？

尙　不要吵。

王　我同我姑媽講話，與你和尙什麼相干。

尙　你要吵，上廟外頭去吵。

姑　你拉著我幹什麼？

王　你爲什麼打我？

姑　我是你姑媽，你姑媽打了你怎麼樣？

王　打人你知道是姑媽啦，借錢你就不是姑媽。

姑　你愈學愈不是東西啦，把兒子賣啦，媳婦賣

啦，又做強盜來搶你姑媽啦。

王　(氣)我不是東西，我做強盜，是你姑媽害我的。

姑　你姑媽怎樣害你來著?

王　當時姑丈肯了，你姑媽不肯，要是借給我幾吊錢，何至於家破人亡，到這個地步?

九三下　打呀!

王　今天我這條命，同你拚了罷!

姑　你們眞是強盜，眞要搶呀!

九　打你這個沒有良心的。

(打搶。和尙逃。)

姑　(倒地哭)

九　大哥走罷，老三你得什麽沒有?

三　金簪子。

下　我得了一隻金鐲子。

九　我也是，王大哥，走罷，你手裏拿的什麽?

王　(拍手)沒有什麽。(下)

(自註)拍手以見兩手空空也。

尙　(上)還好還好。老太太你怎麼了?

姑　他們這一班強盜。

尙　阿彌陀佛,雷公爺要打的,人打壞了沒有?(扶起)

姑　有點痛,人是不要緊的,東西丟了不少,金鐲子,噯!我的金鐲子呀!

尙　東西不要緊,回頭報巡警,老太太,你人覺得怎麼樣?

姑　我要回家。

尙　你走得動麼?我替你雇個洋車。

姑　洋車要錢麼?

尙　你給他三個子。

姑　不行不行,我不坐。

尙　你走不動呀!

姑　(走)走得動。(倒地)

尙　阿彌陀佛,老太太你這個樣子,你不必走啦,

到後邊和尚房裏去躺一回罷。

第五幕　引(街市)

丈　啊呀呀！這可怎麽辦呢！我是走頭無路。

才　劉兄。你剛纔來找我的麽？

丈　(回頭)啊呀呀！你可來啦，我找了你半天啦。

才　什麽事這樣着急啊！

丈　了不得，急死我啦。

才　你可別急死啊，急死啦，你的家當交給誰？你快說罷，到底是怎麽回事。

(自註)太過。

丈　人家告訴我的，你嫂子在廟裏給人家搶了。

才　咦！嫂子怎麽會到廟裏去，誰說的，眞的麽？

丈　上廟去燒香，這是眞的。

才　這纔怪啦，他們婦道人家，沒念書，不懂得道理，老哥哥，你也是這樣胡鬧，搶得好，應該的。(笑)

丈　人家破了財，你反倒高興啦。

才　有錢，我叫你交給我，開一個學堂公司，你不肯嗎，有錢，去送給和尙化。

丈　搶的不是錢，是首飾。

才　誰搶的呢？

丈　就是那個穿皮袍子的王一塑，邀着一幫匪人來搶的。

才　在那裏搶的。

丈　在廟裏？

才　廟裏有和尙麽？

丈　有和尙。

才　和尙爲什麽不管。

丈　我亦不知道。

才　那些匪人那兒去了。

丈　都跑了。

才　唉！首飾是金的罷。

丈　可不是眞金的，就對了八成銅。

（自註）太過。

才　可惜了兒的金子，老哥哥，你有什麼法子，把匪人抓回來，把首飾問他們要回來？

丈　我來找你想法子，你倒問起我來了。

才　曖嘖，可惜了兒的金首飾，我是一點法兒也沒有。

丈　你想出法子來，我謝謝你。

才　謝謝我，真的麼？我想出法子來，你謝我多少錢罷。

（自註）太過。

丈　咱們兄弟兩個，還講錢麼，我準謝你就得了。

才　嗎，我有一個好法子。

丈　什麼法子？

才　你可真謝我麼？

丈　謝你。

才　把匪人都找了來，同他們好好的講，把首飾要回來。

丈　匪人都跑啦。

才　唉，我忘記了，等我再想一想，嗟又有法子啦。

丈　又有什麽法子？

才　我們兩個，沒有什麽高著兒，去找那位，那位，你看，你看，我把他的姓，又忘記啦。

丈　誰呀？

才　有鬍子的。

丈　有鬍子的可多著呢？

才　帶眼鏡的。

丈　你亦帶眼鏡。

才　那麽那麽，唉唉，那兒不來了麽？

（正上低頭走）

才　嗆，好久不見。

丈　老先生，我眞想不起你來，你是個好人，你你救救我罷。

才　老先生，他的事，你全知道麽？

正　他的什麽事？

才　他的太太，在廟里被王一聲搶了。

正　王一聲的事體，你們可知道麼？

丈　他是把媳婦賣了，那是他自找的。

才　那你也是自找的。

正　你現在要找我做什麼？

丈　找你想個法子，把丟的東西，金簪子金鐲子取回來。哦，還有一個人呢，把我那一口子也救回來。

正　我要去救王一聲的老婆。

丈　王一聲的老婆，你不要管啦。

正　你祇知道你自己的妻子，就不顧人家的妻子了。

丈　我這我這，不止一個人，還有東西呢，金，金首飾。

正　現在我是可以幫你的忙，你先幫我一個忙。

丈　全都可以。祇要不是錢。

（自註）太過。

正　就是錢，王一聲的老婆，賣了六百塊錢，我要去贖她回來，我已經有了五百五十了。

丈　還有五十，你問他借。

才　我身邊一個大錢沒有，他帶著一百塊在身邊。

丈　有錢，我不借，你亦不能搶我的。

正　我這個人，你是相信得過，你要利錢，我亦可以。

丈　出利錢，等我想想，我要是借給你呢？

才　老先生幫你，把人同首飾取回來。

丈　我要是不借呢？

才　可惜了兒的金首飾。

丈　我還是不借。

正　有事不便奉陪，改日再談。

丈　我就是借了。

才　老先生回來，他肯借啦。

丈　（數）五十塊。（交，縮）

正　五十塊。

丈 三分利。(交,繙)

正 就是三分利。

丈 一五,票子是新的;一十,眞好看;十五,沒有數差罷?二十,是不是四張?二十五,全是本地的,不用貼水。三十,三分利眞便宜你。三十五,(向才)借錢你可是保人。四十,老先生……四一,四二,四三聲音都好聽。四四,四五,四六,四七,都是站人兒的,一塊錢多一個子;四八,四九,老先生,算五十罷。

(自註)太過。

正 我是有正用的。

丈 我們眞是交情啊,五十,給你一個足數。

正 你們不必著急,我先救王一發的老婆去。

丈 你可別跑了。

正 只要匪人捉到,首飾大概還不要緊,我聽說匪人已經捉到了。

丈 我謝天謝地。

正　我從這邊走啦再見。(下)

丈　你可快來,嘍!這是頭一回,爲了我的老婆,這樣的急法,眞是頭一回,爲了我爹媽,也沒這樣急過。

才　金首飾能回來,別的不必說啦,可是別忘了,你得謝謝我。

第五幕　廟門

賣花生米阿　(開幕)

(自註)一,以下乃 Epilogue, 二,或謂宜將辦貧民小學一層演出,廟應改爲小學,一羣貧民,皆入學讀書云云。此便近於傳道, C. Hamilton 論 Pinero 云 "Pinero does not talk about life; he exhibits life, and leaves the talking to individual Spectators."

販　賣花生米。好,你們又來啦。

甲　我們反正是沒有事。

乙　你喫過飯沒有？

販　算喫了罷。

力　喫是喫啦，沒喫是沒喫，什麼算喫了罷。

販　作天䊮了幾斤雜貨麵，我媽先喫了，存下不多，今天我當早飯也沒喫飽，眼看得不能再喫啦，可不就是算喫了麽？

甲　我們餓一頓飽一頓，還算是福氣。

乙　這話不錯，多少闊人，現在都完啦，我們倒還是這個樣子。

力　我還是拉我的洋車。

甲　對呀，就提眼前的事，像王一聲。

販　王一聲，這個新聞，現在到底怎麽樣了。

甲　以前的事，我不知道，就打他賣了媳婦兒說起。

力　他沒賣媳婦兒以前，跟他姑丈借錢來著，姑丈沒借給他。

乙　他姑丈姑媽，不是很有錢麽？

力　好，很有錢，送給和尚化行啦，做好事可不肯。

販　聽他說罷，賣了媳婦兒怎麼樣？

甲　他賣媳婦是那一般匪人勸他的，賣完啦，把他錢又騙了。

販　這可不是白賣了麼。

甲　他姑媽到這個廟里燒香，他同他姑媽講話，姑媽不理他，他就把他姑媽打了。

力　聽說打得很厲害。

本　打了不算，那一幫匪人把首飾全搶了，這一下，他姑丈可就急啦。

力　土匪跟王一聲全抓住了。

甲　抓住拉，罰了十年苦力。

販　這可不是玩的，現在他媳婦兒呢！

甲　咳，更可憐啦，自已把剪子通死了。

(自註)結王之妻。

乙　眞是可憐。

販　王一聲有一個兒子呢？

甲　他兒子倒好啦，一個老先生買了去，教他念書啦，將來到許有個出息。

乙　要學本事，可得趁早，像我們就是小時候自己不好，今天纔這個樣子。

力　提起王一聲，又是可憐，又是可氣。

甲　不必氣人家啦。

（苦力走過）

王　咳！（哭）

九　王大哥，你怎麼這樣不中用，我們大家，都是罰了十年苦力，我們哼亦不哼，就是你一個人哭。

王　我是冤枉的。

三　要冤枉，大家都是冤枉，不冤枉。大家不冤枉。

王　咳！我是你們害的。

下　我們害了你啦，你害了我們啦。

王　我從親戚家裏囘來，你們末，勸我賣媳婦。

九　你沒有錢，不賣就是餓死。

王　後來我有了錢，你們邀我賭，把我的錢騙完了。

下　你自己情願來賭的。

王　我的姑媽，是你們叫我打的。

九　你的姑媽，本來不是人。

王　你們都搶了首飾，我是一樣沒拿。

下　誰叫你自己飯桶。

王　到了現在，兒子也賣啦，媳婦也死了，一塊錢沒落下，罰我十年苦力啊。(頓足哭)這一輩子，不就完了麼?你們害得我好冤呀!

九　你還冤嗎?你身邊一個大錢沒有，罰你苦力，你倒有地方喫飯啦。我們一個都有幾百塊，也給你拖在裏頭，現在也變成光蛋。

下　你還怪我們呀，你要不賣媳婦，我們窮雖窮死也不至於罰十年苦力，這不是你害了我們麼?

三　都是你的姑媽不好。

傑　依我說，都不怨別人，怨自己。

三　怨自己沒有能耐，不會找飯喫。

九　你們也糊塗，這是命該如此。

三　我們是命，王大哥不是命，王大哥家本來是有點底子。

下　有底子也不行，坐吃山空。

三　就是這一點該怨自己，年紀輕的時候，像我們太窮啦，不能不自己找飯，像王大哥，家裏事不用管，很可以學一個手藝。

僕　他本來好好一個人家。

三　王大哥也是個好人，我們交了幾年朋友，王大哥是規規矩矩，從來沒有跟着我們胡鬧過。

九　這倒是實話。

三　要不是餓極啦，也不會做這種事。

下僕　肚子沒得喫，身上沒得穿，真叫沒有法子。

三　我說不怨別人，就怨自己，沒有能耐。

九　王大哥全叫爹媽害的。

王　到了現在，我還怨我的爹媽麼？(哭)

九　(哭)提起來，我亦怨我的爹媽。

三　現在都明白啦，遲啦。

巡　(上)你們就顧講話，不走路啦。

同　是是是，走走走。

　　(自註)結王一聲及衆無賴。

乙　(低)你看這不是王一聲同一幫匪人麼?

販　這多可憐呀!

力　沒有飯喫，也不必做這個，這叫做自己找死。

甲　你就不必說啦，好比你罷，要是有一天病倒下了，你家裏有得喫麼？到那時候，免不了就想這種主意。

販　對呀，我們比他們也差不多，將來我們都不得了。

　　(丈正上。乞隨。)

乞　有錢的老爺們，把一個把。

才　(上)(乞避)(正拍廟門)

乙　你亦來了，爲什麼不問你叔叔討錢。

乞 我不問他討。

（正丈入廟門。賊拉才。）

賊 捉賊捉賊。

才 什麼東西？

賊 你搶我的帽子。

才 我幾時搶你的帽子？

賊 你頭上帶着的不是？

乙 對呀，這頂帽子，是他的怎麼到他頭上去？

甲 眞怪。

才 你敢詐我，我打你。

賊 你搶帽子的賊，你打我，我亦打你。

才 什麼東西！（打成一堆）

巡 （上）爲什麼？

力 他們打仗。

才 他搶我的帽子。

巡 你搶他的帽子麼？

才 他是胡說，我是李飛人，誰不知道我是財主。

甲乙　帽子本來是他的。

賊　你看大家都說是我的。

才　我打你。

巡　走，到巡警局裏去。

才　我是財主。

巡　你有理，到廳裏去講。(拉下)

乞　(笑)這個眞是活該。

甲　他是你叔叔，你還笑。

乞　他平常一錢如命，要搶小偷兒的帽子。

乙　那一個是小偷兒麼？我們天天看見他，我們還不知道。

乞　是個小偷兒，偷我叔叔沒偷着，我叔叔把他帽子搶過來啦。

販　這不太難了麼？

甲　跟王一亭的姑丈差不多。

乙　王一亭的姑丈，剛纔來了，進廟裏去啦。

甲　他來幹什麼？

乙　許是來接他的媳婦兒。

甲　他媳婦兒還在廟裏啊。

力　睡在廟里好幾天啦。

甲　這是和尚廟，喫!

乙　他亦不怕丟臉。

（丈正扶姑出）

正　路很遠，坐個洋車去罷。

力　不拉，不拉。

丈　不坐，坐洋車還要錢呢。

（自註）太過。

同　喲!

（丈姑急下）

正　你們嚷什麼?

同　我們多看沒有良心的人，得了報應了。

正　（嘆氣下）

甲　愈是有錢，愈是看得錢重，愈是勢利。

乙　這話說得真不錯。

乙　師父，我問問你，那天打得怎麼樣子？

力　打完了怎麼樣？

尚　不必說了。

甲　你說說，我們聽聽。

尚　不可說，說了也是造孽。

乙　不要緊，你說，我們替你造孽。

尚　南無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難，普渡衆生，觀世音菩薩。

完

趙閻王

劇中人物表

（以登台先後爲次序）

趙閻王

老李

小馬

營長

叉兵多人

王狗子

器物多個

前清縣官
衙役多人
老者
婦人
洋人
洋奴
土匪

第一節

第一幕

這件事發生，在一個軍營裏面，這軍營所在，本是一個荒村；這荒村卻離城不遠，這城內便有萬千居民，正是人煙稠密，市場熱鬧。這荒村內除了一家糧食店，五百個兵，沒有別的人家。這一營的人，因天冷都睡去了；點得洋燈，生得火盆的，就祇營官們居住的幾間屋子。

這一間屋子，便是營長的臥室。靠後壁偏左，放着一張軍用三摺鐵牀；牀上有白狼皮褥子，西式枕頭，粉紅湖縐的被，靠左邊安着一張上有裝鏡下邊衣櫃的矮桌，桌上手鎗一支，軍刀一把，除下來的軍帽，解下來的皮帶，還有粉盒香皂鏡箱香水瓶等，橫七豎八的堆着。右壁上懸一軸美人畫，畫右有門，通着院子。畫左釘上，掛幾件營長的軍服，後壁上偏左有四方紙糊小窗，現時關着。窗前堆了兩隻木箱，都有軍需課封條。屋左牀前，小炭火盆內，還有餘火。屋右當地，放着小方桌子，四把椅子。桌上兩盞洋燈，一盞未點。一盞點着，卻是無甚亮光，想是油壺快滅了。

右首的門，猛地開了，走進一個人來；身上穿的灰色軍服又舊又髒；掛子上的鈕釦，有好幾個早已脫落；腿上也無扎布，祇散着腳管；一雙老棉鞋，當差的日子久了，前面有點張口。他彎着背，聳着肩，滿臉都有紋路，鬢邊微微灰白。他沒精打彩，很

是疲倦；雖祇四十來歲的人，然而世上的風波，經得多了，看來卻像五十出外。

他手裏提着一把磁茶壺，想是剛冲得一壺滚水。進了門，轉身把門關上。在方桌上取了一個杯子，斟了半杯茶，自己慢慢的喝着；又把兩隻手捧着熱茶壺媛手。茶喝完了躊躇了半晌；忽然想起他本來要做一件事，連忙將茶壺放在炭火盆上溫着，又略略撥了撥炭；拖過一把椅子，想坐在火盆旁取媛；忽地走到紙窗邊，朝外望了一望，搖搖頭自言自語的打算起來，

軍人　這是早晚哪！許有半宵多哪，早哩！還得一回兒功夫，纔會回來。(看着門)咱溜罷！回到自己棚裏，找點什麽吃的，再睡他一個大覺。這十六圈麻將，總得四更天，纔完得了。他媽的今天，眞冷！(走到門旁，忽又轉念)算了罷，還是好好的當差罷！這幾天營長輸得多啦，咱也就沒交好運，碰上都是釘子，回頭屋子不緩

啦，熱茶沒有啦，咱是幹什麼的！（坐火盆旁，）這淸茶愈喝愈餓得荒。（對着火盆呆看了一刻，覺得身上冷起來，渾身打戰，在牀上拽了一條粉紅湖縐被，裹在身上，重復坐下。纔要打盹，聽得門外一響，趕快立起，把被放還，那門外卻再無聲息了，便罵道，）沒有囘來，活見鬼麼！

（有人把門輕輕撬着開了，伸進頭來，低聲喚道，）喂！趙大哥。

趙大　（轉身，低聲，）是你在外頭裝孫子呀！敞着門，熱氣都跑啦，要進來，快進來罷，老李。

（老李也是個軍人，不過二十多歲，軍服雖是舊破，精神卻還振作，他躡着脚走進來小心關上了門。）

老李　這兒就是天宮啦，你上咱棚裏去瞧去，不凍結實，纔怪呢！（指牀）今兒輪竄大啦。

趙大　知道！

老李　王排長贏了也不敢說歇，多半非幹到天明不可。

趙大　那一天不到天明呀！（指着洋燈）一宵總得點兩盞燈的油。

老李　（從懷內取出一瓶燒酒來，）來一杯罷！

趙大　（桌上取了兩個茶杯，把酒分開喝着）好白乾！

老李　小鋪子的掌櫃，進城來着，捎來兩瓶，一瓶賣半塊錢，眞不講理；獨家的生意嗎？村裏也沒有第二家糧食店。

趙大　小鋪子不是不肯賒賬嗎？（聽着話，一面他將原點的燈吹滅了，另點了一盞。）

老李　肯！聽說快關餉啦。

趙大　聽誰說的？

老李　小馬。

趙大　小馬不能知道。

老李　嘿！（吃了兩口悶酒，對着木箱，瞥了一眼，

未便即說來意。)趙大哥,您跟著營長當差,比小馬可知道得多啦,我說大哥借幾個錢行麼?

趙大　(笑起來了)和尙碰見禿子,兩頭都是光光的。

老李　別說這個,您比咱們好!

趙大　打那兒好起來?咱們當軍人的,指著的就是餉;這營裏好幾個月不關餉啦,誰還不乾!

老李　您也是眞沒錢哪!

趙大　有錢(說反話,)還有五個多月,沒見一個大餉啦,誰家王八孫子的錢多著呢!(呪了一句,略出得胸中惡氣。)老李,這還是走著一鼻子的好運,每天沒有斷了口糧,等著罷!

老李　(憤然立起)等著!這不等著麼?咱們是苦差使呀!幾兩銀子的餉,就是他媽的賣命錢!大哥們一條命,就値得這八兩銀子一個月,還要欠著五個多月麼?咱們爲什麼來著!

趙大　眞是。

老李　天下沒有會當差不會吃草的王八旦，一匹馬還要吃糧食；嗜們的餉，是半年不發，差使是半年不派；要是出的差，開的仗，那怕他媽不關錢餉，總有法子找補找補，打死啦。也算啦。大哥！我這話對麼？

趙大　對！對！（黯然有感。）我想都有個命，嗜們命該倒霉。

老李　當兵也有走運的，你聽說過新編的第八十九師嗎？本來是一旅，改的，正招著兵哩！不欠餉，給現錢，

趙大　聽說過。

老李　好多位兄弟們想著；這兒不幹啦，欠的餉也不要啦，痛痛快快的一走，那兒給現錢，上那兒去當差。好，年輕不發財，老了等著退伍解散哪！

趙大　（想起從前，又念到將來，不勝悽然。）再上別處去嗎？

老李　大哥，您也這麼想嗎？

趙大　（又轉了一個念頭，臉上微有笑容。）老李，坐下！

老李　（不甚明白趙大的意思，糊裏糊塗，在方桌旁坐下。）

趙大　咱們皮包著骨頭肉的，都有一個運氣一個命。咱打十八歲死了爺，出來找飯；二十多歲當兵，到過兩廣，出過口子，四川打苗子，南京打革命黨，河南拿白狼，什麼地方沒有去過，什麼東西沒有吃過，什麼大事沒有見過。（順手將矮桌上手鎗，拿起，看了一看。）拿著這支鎗認！有六個鎗彈，祇許要七條命。不許要五條命。弟兄們說咱狠似閻王，咱姓趙的，一輩子沒有吃過別人家的虧。（得意極了，拍胸着）今天！（不覺聲音悽楚，）起閻王有四十多歲啦，你看！咱還成個什麼東西！（冷笑幾聲，）趙閻王不是沒有闊過，（嘆氣）唉！好吃的，好喝的，

金錢，大洋錢，到手還有不要的麼？可是命裏沒有，水裏來，泥湯裏去，發財呀！姓趙的不打那麼想啦！

老李　大哥在這兒做得樂啦。

趙大　咱不樂，咱也不怨。

老李　打臉水，倒溺壺，沏開水，抹桌子，大冷的天守著夜，招罵，挨嘴巴，做奴才，做豬，做狗，這還不樂！

趙大　你罵人，我打死你！

（兩個人睜眼對看了半晌，便似兩位兇神）。

老李　（不願弄糟了事，所以按住怒氣，）大哥！咱是替你冤得慌，有了發財的路子，不能跟您提，南邊北邊，招兵的地方多著哩，去呀！準有好處。

趙大　（是過來人的話，）南邊北邊麼？反正總是一樣啊。

老李　不，您聽我說，咱們營長上頭，不是五師麼！

五爺不算大，祇管一旅幾千個人，上頭有師長，管一萬幾千個人，這上頭還有大帥將軍，他有錢有勢，京裏的總統都比不上他，譬如說罷……

趙大　這個我全曉得。

老李　我提的這位招兵的主兒，也算是師長，可是管著一省的兵，就有一樣好處，（挨近，鄭重說出，）是嗜們這兒大帥將軍的仇人。

趙大　這是怎麼說？

老李　不論什麼人，他都肯收留；要是吃過餉，當過差的，還許派個連長；要是在嗜們這兒大帥將軍手下不幹了去的，那是格外的紅。

趙大　咱就不信！

老李　這是新鮮事，頭幾年不這麼著，敢不是因為仇大了。（停了一停，）管他那些麼？他們有仇，是嗜們的好處，嗜們去，還能不紅麼！

趙大　（搖搖頭，）你說得多麼容易！

老李　溜！

趙大　溜得了麼！

老李　行！打這營裏出去，別向西！向西十來里地，就是城，城裏人多熱鬧，給人瞧見，那就不方便啦。出去衝北，不到二十里地，有個大松林，周圍也有二三十里，山上山下，連成一片。這個林子，白天進去也是漆黑，本沒有道兒可走，地上盡是枯葉，爛樹枝，死老鼠。這個林子，鎗打不到，眼看不見，就有千軍萬馬，也是無用。要再一亂一迷道，還許進不去，出不來。像咱們人少，認定了方向，穿過林子，走過山，那就離得他們遠啦，怎麼會溜不了！

趙大　不許他們繞著道兒過山呀！要是給他們追上……

老李　繞過山來，咱們已先走了三天啦，追不上！

趙大　追上拿住，這是鎗斃呀？

老李　（心裏着實有點害怕，）你拿鎗斃來恐嚇我

呀！

趙大　逃跑拿住，這不比是喝醉了酒，要個錢，打壞了人，或是玩個把閨女，犯了這幾樣，還可以求得下來呀！你逃跑，好麼！上頭化了錢養着咱們，爲的是有了事，嘔氣講打，咱們拚着性命出個力，爭這個面子，這纔叫忠心，你現吃着他的糧，要上別處幹去，太不懂得恩典啦！這化錢的大帥，不斃你，斃誰！

老李　都行！這是拿住了的話，（心裏不服，出語強硬，）可是老天爺全看見啦，吃糧當差，憑甚麼叫恩典哪！有甚麼好處，到過咱的身上來！

趙大　你去那別處，準好許多麼？準比這兒好麼！準有好處麼？（苦口勸他。）

老李　有拿着現錢招兵的。

趙大　對呀！不欠餉給現錢啊，（問他一句，言外有意，）給多久呢！

老李　（無話可答，連喝了兩杯酒，坐下自己尋

思。）

趙大　給不了幾天的餉，銀子也完了罷！（老李啞語，不去答應，）再說，你的新弟兄們，許不如這兒舊夥計，倒同過甘苦的。你那位新大帥，許比咱們的脾氣更壞，伺候不對，就要吃鞭。（老李回過頭去，不要聽，）再說現今的世界，那一個營裏不鬧窮，那一位騎著馬挂著刀的，不指著訛詐敲騙，害了人，刻薄了自己的弟兄們，發的財！（加勸一句，聲音懇切，）到處都是一樣啊！你將就點兒在這裏登着罷！（老李狠狠的瞪了他一眼。）再說你自己就沒有安著好心，人家就有好處到你麼？你還想著紅起來，當連長，做熱夢麼！

老李　（立了起來，頗有點醉意了，身子搖提着，口齒不甚清楚。）咱這去，本也不是做忠臣充孝子去的！（他並不很醉，不過借着一副酒臉，胡說亂道，）官高餉多，天下通行，今兒的世界，

做大大的壞事，是高升發財；做小小的壞事，是挨罵送命；要是安著好心行好事，那是行不去！（拍着桌子，）咱要的是功名，大洋錢。什麽呼天理良心，一脚踹得遠遠的去！（提起脚來待踢，卻跌坐在椅子上。）

趙大　你醉啦？

老李　我說的是實話！

趙大　走罷！走罷，走罷，歇歇去罷？

老李　我說的是好話呀！

（老李立起來，脚下還是不穩，趙大過去攙扶，被他一把推過。他慢慢的走到門旁，在門上摸了兩摸，摸著轉手，開了門；那冷風迎頭一吹，他立住了脚，直了腰，深深地呼了兩口氣，人便明白過來，恍如夢中初醒，在屋裏四週一看，見有一個人正呆呆的望著自己，那人正是趙大；他似笑非笑的哼了一聲，便似失落了寶貝，重又拾著一般，不覺得意，轉身重復關上

了門，一步步走過來。）

老李　大哥，你瞧！我怎麽就糊塗啦？我把正事給忘啦。

趙大　你還有什麽正事？

老李　咱要借支幾個月的餉，好過個下半世。

趙大　（覺得怪極，）借……餉……

老李　就是，就是！

趙大　上那兒去借？

老李　問這屋子借！

趙大　別在這兒胡說八道啦！

老李　這屋子裏的錢多著呢。大哥，我跟你商量，這件事你別跟別人提，營長，他富著呢！

趙大　呵呵！富著呢，

老李　這件事秘密著呢！——大哥，我沒喝醉——小馬呀！他說的，他知道，他看見的！也是碰巧，小馬說，咱們的餉，早打上頭領下了啦，兩個月的，有八九千塊大洋……

趙大 （不耐煩），沒有的話，領來了餉，怎麼會不發呢？

老李 那就不許麼？營長準是有個用意啊！

趙大 （忽然立定了，自己尋思起來，並不答言。）

老李 （以為趙大未曾聽見，接着又說，）大哥，你這九千塊錢的鈔票，營長一個人藏着，都在這屋子裏呢！

趙大 （搖搖頭。）

老李 是眞的，這是咱們兩個人的機會，過兩天這餉就許發出去，那就遲了。

趙大 （斷定這事是子虛烏有，在他雖是旁人，卻義當將此事的是非虛實，辨說明白，他是眞心實意，並無強僞，所以字字說來沉着響亮）餉！確是沒有領下來咧！

老李 （不服，）咄！不講理麼！

趙大 （十二分信得過，）我知道！

老李 營裏五百個弟兄們，都不知道，小馬問過排

長，排長都不知道，你……

趙大　我(不慌不忙，)知道！

老李　你憑什麼，就能知道！

趙大　(十二分拿得定，一字一字慢慢的說。)營長的事，就是咱的事，營長心裏的事，沒有不跟咱明說的。要是打旱領來了餉的話，必然打早跟咱提過啦；這前後一字不提，準還是餉沒有領下來。

老李　大哥！我沒有喝醉，您緩醉咧！

趙大　你就不信，咱們營長，還能瞧得起個人。

老李　他可不是很瞧得起你，他罵你王八旦，打你的嘴巴！

趙大　(直認，)有的！(激昂，)可是他也把咱當做個人看待來着，他使用着咱，他信咱，(特緩，反是語語沈痛，)當初咱惹下大禍，東奔西走，無地投奔。咱說，一個人，難道真是一點天良沒有麼，倘若有人肯將我收留，讓我改邪歸

正，咱從此以後，準要做個仁義之人；咱到這營裏，伺候著營長，早早晚晚，差不離也四年啦，纔有今日；營長把我當做他的心腹近人，大事小事，好事壞事，一齊交託與咱，有不能對人家說的話，也對咱說，有不能不背人家的事，也不背著咱，這是爲了什麼？營長口裏不說，咱心裏還能不知道麼？這是營長明白咱的忠心好意，感激報恩，所以他使用我，信我，那怕他罵打，他不怪我，我不恨他，別說這九千塊錢，就是九萬塊錢，也不肯欺瞞咱姓趙的呀。

老李 （聽得這番慨然直談，便知取銀非易，卻還不肯歇手。）大哥，您這個話，說得眞明白呀！營長有事，不肯欺瞞了你，爲的是他念著姓趙的好處，大哥，姓趙的眞好福分呀！

趙大 （看了他一眼）

老李 （連着說，）胡金標受凍成病，不能上操，遇

藥不全，睡在棚裏受罪，營長沒念著呀！張得勝賒人糧食，領不著餉，還不了帳，跟人口角打架，回來記過，監禁三天，營長沒念著呀！諸位弟兄，讓人支過來，撥過去，趕著，罵著，好似四蹄落地，不會開口的牲口，一句話回得不合，三十五十軍棍，打完啦，還得支撐著傷痛，謝恩當差，營長沒念著呀！幹了這個扛槍的買賣，處處招恨，做了好事，滿不提起，壞事不論什麼，都歸在咱們身上，祖宗八代，都給人罵夠啦，營長沒念著呀！京北戰事，弟兄們糊裏糊塗，傷傷死死，到底圖了什麼，幾百人埋在一坑，上無墳土，下無棺木，營長沒念著呀！有人把咱們當做個人來著！

趙大　（皺了眉，默然無語。）

老李　這領來的餉，咱打聽得確實，計算這多時；這亦不是營長自己的錢，攥著不發，多半是存了剋扣軍餉的心，他的來路不明，咱們以賊偷

賊，也沒罪過；洋錢到手，立刻別處投軍，他也許怕人議論，不敢聲張；就使拿咱，咱們穿過林子，遠走高飛得久了！

趙大　（仍有不以為然的意思。）

老李　這屋子裏的銀子，就您大哥知道，別人翻箱倒籠的費事，還許找尋不著，況且您是家貓，咱是野貓，那兒有撇下了你的道理；我今晚此來，本為邀你同道而行，指着著錢，跟您講話，無非為此啊！

趙大　別說沒有餉銀，就是滿屋子堆著，營長派咱在他自己屋裏看守，咱也不能幹這個昧心的事！

老李　（未肯決裂，）大哥，您默守著幹什麼！難道您還有什麼指望麼？還是能升官？還是能發財？為什麼不趁著頭上有黑髮，嘴裏有白牙，混幾天快樂日子過過！你說營長念你好，信用著你，您記不得王狗子麼。他跟咱們的（低

說，）旅長，多年朋友，多大的情分，怎麼後來王狗子的命，還送在旅長手裏呢！

趙大 （提起王狗子的事，忽然大怒，臉色改變，眼都紅了。）

老李 您說什麼，就是什麼，咱們不去投軍也罷！這拿性命掛上鎗尖兒上找主顧，不定那一天，就許蝕折了老本，大哥有了這幾千大洋，回鄉還不夠下半世的澆裹麼！大哥！（不應）大哥！（不應，老李性急起來，）這銀子在那兒藏著，您給指出來罷！

趙大 （看得此事無法了結，他祇不回答。）

老李 （又恨，又急，）這銀子我是吃定啦，咱就是要借用幾千，今天不成不散！（惡狠狠地，）合著吃人命官司罷！

趙大 好無法無天的話，你人不怕，鬼不怕，你不怕（指着天）老天爺麼？（擡頭一望，不寒而慄，）舉頭三尺有神明，老天爺看著哩，報應有

遲早，誰也放不去，誰也跑不了，殺人的償命，有冤的報冤！

老李 （橫，）誰他媽的不要發財的？別提了人家的事，咱們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，送他媽的一條昏蛋狗命上西天！

趙大 （定，）趙閻王老啦，拳頭還不老，別說銀子，這地上的塵土，也不許誰帶一點去！

老李 你可眞是盡忠報國呀！

（老李口裏說着，兩眼祇顧在屋裏四周打量。）

趙大 幹什麼？

老李 （三脚兩步，走到矮桌邊，）尋一尋！

趙大 （上前攔阻）幹不得！

老李 混帳！（就是一拳。）

（趙大被他打昏在地，半晌不能出聲。）

（老李得了空，慌亂著搜尋屋裏所藏的軍餉，先把牀上被褥翻起，不見有物；急將矮桌上層抽屜倒翻在地，一看也不過是舊書爛紙，碎布

破鞋；連忙又開下層屜子，祇見滿滿疊著許多衣服，有散的，有包的，摸一摸，想是裏面窩著東西，急切中看不眞，便把屜子拖到方桌邊，就著燈光仔細翻尋，長衫短褂，丟得滿地，提出一個衣包，一頓撕扯開了，可是衣服之外，別無銀錢；他氣極，將包摔過一邊，蹲下去，彎著腰，再待摸索。）

趙大　（這時已經醒回來，扶著牆勉強立起，桌子上的手鎗。一把撈在手裏。）

扔下！

老李　好東西！（霍的立起，捏著拳頭，轉過身來待打。）

趙大　你！（擎著手鎗，對準老李。）

老李　（改口，）咱們也是老夥計們！……您看！…（人急智生，）這是個什麼？（說到什麼兩字，猛撲趙大，奪住右臂，三扭兩捏，將鎗打落在地，一脚遠遠踢開。）

趙大 (順勢抱住老李，口裏大呼，)拿強盜！拿強盜！

(老李捨命掙脫，趙大死也不放，兩個扭抱在一處，祇在房子裏轉，牀鋪拉翻，桌椅碰倒；正打得一片聲響，祇聽得那屋外也是萬聲齊起，人語嘈雜，脚步往來，並那警笛，緊入緊連吹著，一遞一聲，嘘嘘的叫。)

(老李將趙大狠狠打了幾拳，按在地下。)

(趙大漸漸支持不住，但仍抱著兩條腿，不肯放鬆。)

(老李一步步向門退走，把趙大和身在地上拖。)

(祇見幾個武裝軍服的人，推開門，搶進來，先揪住老李。隨後進來的一個，雖也穿著軍褲皮靴，上身卻是一件黑緞對襟皮馬掛，頭上不見軍帽，卻戴着紅結小瓜皮，他服色不倫不類，固然可笑；但他自有一種氣度儀表，便像個

行權發令的身分。那警笛已是住了，屋裏外的兵，都候著他的號令。

老李 （用力掙，）哥兒們！……放手！……這不干衆位的事！

兵 營長拿你！

（老李方不言語，心裏很恨，雖知身犯軍法，他生性強橫，也不畏懼）（趙大還躺在地上，未肯放手。）

營長 （踢踢他，）滾起來！你說！

（兩個兵，半拖半提，將他拖起，站在一旁。）

營長 這成什麼？

趙大 （一路喘着，）回營長的話，李連成殺人放搶，……安心害人，他要打搶，……在屋裏尋出餉銀，都要算他的！

營長 誰說這屋裏有餉銀？

趙大 營長問他，……他好不是東西，喝酒閒談來著，說的都是混賬話！

營長　（看屋裏天翻地覆，桌上還有酒瓶，心中大怒，拿酒瓶摜得粉碎）混賬東西！你們不是自己找死，盤營的人，都鬧了起來啦，我不重重辦一辦，我不用再幹營長，你們吃著糧，老實當差不好；想造反，很好！很好！（對護兵說），拉出去！鎖他在院子裏，替他醒醒酒，（對老李），今日我沒有功夫，明天拿軍法來慢慢的問你，斃你，還不省事！

老李　姓趙的，你聽說，咱們有冤報冤，有仇報仇，老子活著不能見你，做鬼也是後會有期，你記著點兒罷！

（護兵將老李拉出。）

營長　（追呼，）小馬！

小馬　（在門外應，）咱！

營長　去回排長王老爺，就說沒有什麼大事，牌可以打下去，叫他們別散，我還要翻本，我就來！

小馬　（門外應，）咱！

趙大　（拾起衣服，慢慢折疊，）還好！沒有丟東西。

營長　（到底信不過，自己關上門，從牀下拖出一個手提皮箱，開了查看，上面也蓋著幾件舊衣，底下卻藏著一包一包的，都是鈔票，匆匆點了數，見確是一無短缺，並未翻動，纔放下心；轉又惱怒起來。）這個東西該死！眞要搶去餉銀，我纔白忙得冤哩！哼！好現成便宜的事！（取出一捲鈔票，重將皮箱關好，藏在牀下。）

趙大　唉！（立刻縮住，他乍見了這許多鈔票，很吃一驚，方知老李說的話不差，營長竟然背著他私藏下餉銀了；他心裏痛苦，眞比刀割還要難過，一肚子說不出的惱恨，代人固然不平，自己也灰心，便都發在這聲抑遏不暢的嘆息中；停了手，張著口，眼睛釘著營長，祇是發呆。）

營長　（瞪了他幾眼。很有氣，嘍咕罵著），狗樣子！（鈔票放在懷裏，待走出去。）

趙大　（開門伺候著。）

營長　（走到門口，忽然立住，看了趙大兩眼，拍拍的一連打了幾個嘴巴。）昏蛋！這兒是什麽地方，閑雜人可以進來的麽？嗄！你看的什麽屋子！

趙大　（不敢分說，不敢躲打，）唷！唷！唷！

營長　你隨便得很，還讓李連成來喝酒閑談，膽子大極了！明天餉銀如有短少，我都問着你，可惡的東西，我有工夫來收拾你！（說完就走，砰的一聲門關上了；那脚步聲，愈走愈遠。）

（趙大眼睜睜的，半晌不動，慢慢轉過臉來，釘定了那牀下皮包，好似尋著仇人一般，所有怨氣，都要出在他身上，洶洶的衝過去，急待動手，忽又立定，再三按捺，勉強制住，逼出一聲狂笑來。）

趙大　（乾笑），呵呵！菩薩神靈，瞧見了沒有？（揮臂，問天）凡人存著好心的，有天良的，老實的，講究忠義的，都是傻子罷！（很了一回，自

想何苦，那睚眦必報的行爲，就做來，也不値得，搖搖頭，擺擺手，）爲人還是做一個傻子的好！（重去拾起衣服，一件一件，撲去塵土，放還在屜子裏，）本來這錢，數目不少呀，九千多塊哩，您想有錢有福，還怕不能買幾頃地，蓋大房子，養牲口呀！做財主是好的，怨不得老李起這個心。（尋著了手槍，放在矮桌，）老李這可完了，明天軍法，問得不好，真許鎗斃，這樣死也寃得荒，他恨我可恨透啦，必不肯善罷甘休，我看躱著他點兒的好。爲甚不上別處去呢？（將幾本舊書，弃了又弃，心裏原是想著別事，）像我一個窮光棍，一個大沒有，不帶著錢，無路可走呀（猛回過頭去，望著那藏錢的皮箱，半晌，似乎有點動心，）我這個……不過是個偸鷄小罪，作的惡有限不多，還說咱們吃苦受罪，還算少麼？可以說取之無愧！（轉過頭來，兩眼直視，再四尋思，立了起來，重又踱

下，）不對！不對！營長有什麼虧負著咱的地方？他（句）從前（句）有過好處到咱。（將兩個抽屜，放回原處，又去錯理牀褥，）他的脾氣，可是眞壞，火兒眞大，從來沒見過這樣不講理的人。（立直了，頓脚，自己責備自己，）這種的差，當他幹什麼？又沒有做著軍官，還說有個貪圖；這做小兵的，還是圖個快樂，還是圖個太平，還是有名，還是有利，趙閻王，你怎麼那樣昏呀！

（貪念又起，）就是借用幾百塊錢，這一點兒，營長許不在乎，這一點兒，許不至於害他！（看了一眼皮箱，對天拱手，）咱對天鳴誓，諸位神道老天爺，我這是無可如何，借用幾百塊錢盤程，往他鄉躲仇避禍，有了這些錢，我上別處去安身，以後眞要做個好人！（跪下，）諸位神道老天爺！祇此一回，永不再犯；倘若違反此語，亂鎗打我，不得好死！（立起來，看了看，屋

裏無人，便躡著脚走向牀前，剛要動手，不料呀的一聲開門，有人進來打斷。）

趙大 （慌張，）小馬。

小馬 （也是護兵，）瞧著你麼？

趙大 營長的屋子，你隨便可以進來麼？你太可恨啦！

小馬 別罵！別罵！我是營長差來的，有公事，營長又輸啦，叫再拿幾百塊錢。

趙大 知道了，我就送去，你快請罷！

小馬 （看著趙大這樣失神落志，也猜著了八九分。）我說趙閻王，有大米白飯，咱們大夥嘗嘗，別一個人自己吃獨食，常言道，見者有份，您有發財的地方，求您帶攜帶攜，想著點兒小馬。

趙大 你說的是什麼話？

小馬 這個不用說出來，彼此心裏明白，營長管著餉銀，您是跟著營長當差的，'門前有小河，擔

水容易多。(擠了擠眼睛,)對不對!

趙大　我不明白!

小馬　你是眞不懂呀,明說罷,軍餉是天下人的公物,營長使用得,咱亦使用得,您是更不必說啦!

趙大　(心虛口硬,)好麼!幹那樣昧心的事,您別聽瞎話!

小馬　瞎話麼?

趙大　(勉強,)眞是沒有這回事!

小馬　你敢說這屋子裏沒有銀票?

趙大　是沒有!

小馬　(目不轉睛,睃著趙大,)哼!

趙大　(別轉臉。)

小馬　好!(冷笑一聲,)沒有!就沒有罷!(走了出去。)

趙大　(恨恨,)你笑,你笑什麼,難道我還怕你,你也太會欺負人啦!(一面鈫說,一面將方桌邊

椅子推進放好，）這還是沒有拿著我什麼呀！（立定向著門外說，）要是我這觔斗，栽在他的手裏，那纔眞有個夠受的，我心裏是明白透亮，（坐下來，愁喪著臉）這麼大年歲，還來丟送這把老臉，讓小馬們恥辱取笑！（不堪想及，趕緊將兩手蒙著頭，掩了眼，）給這種不殼東西的東西作踐！比王八旦都不如麼！（慢慢放了手來，祇是呆想，一歇搖搖頭，一歇蹺蹺脚，一歇又起來走走，）小馬剛纔進來，一忽兒工夫，那兒就會瞧出什麼來！（使勁的說，）'老虎不吃人，枉擔惡名，'這屋子裏有的是銀票，由後林子裏，有的是出路，左右是一拿，爲什麼不拿個三千五千，圖個眼下快活（憤激），咳呀！咱一輩子，也沒有過了一天的好日子，（毅然決然，）幹罷！送命就送命！也是值得的！（便去開牀下的皮箱。）

（那房門自己慢慢的縫開好些，毣的一聲，又

關上了，無非是風。)

趙大　(駭了一跳，仍把皮箱踢入牀下。)是誰?(不應，又喝怒，)是誰?(不應，愈加疑惑，)是誰?仍不應。

(他蹺著脚尖，似捉鼠的怒貓一般，走著防著，悄悄到門邊，又立定聽了一聽，纔猛地把門拉開，祇見門外並無半個人影，此時正值嚴冬天氣，夜色已深，雖有點點星月，卻被個北風吹送的黑雲，掩住亮光，一片冷悽悽黑漆漆，對面不見，惟聽得空中似乎有萬種聲響，如人號，如獸嘷，如金鼓，如走沙，隱隱約約，令人毛骨悚然。)

趙大　(一個冷噤，立刻關門，縮進來不由得慄然畏懼)，有鬼!(如此貧寒心虛，總因種種惡意貪念，制止不住，便自己恨道，)趙閻王，你讓什麼東西蒙住了心，想起幹這種壞事?(天良發現，)生成的賤骨肉，我一定要學好，你一定

不讓我做好人做到底麼！

小馬　（開門進來，坐在椅上佯佯的，）營長叫你去！

趙大　（詫異，）叫我去！

小馬　快去罷！營長早炸啦，叫你送五百塊錢去的，幹麼不送！

趙大　壞啦！忘啦！（立刻從皮箱內，拿出幾捲鈔票，捧起身來，祇見小馬笑眯眯望著那藏銀的皮箱，十分眼熱忻羨，忽然一個念頭，恐防小馬有詐。）我心！您給帶去罷！

小馬　（坐在椅上不動，）你自己去罷，營長有話要吩咐你！

趙大　請您回！就說咱離不開，（瞟著皮箱，意思顯然，）這屋子裏有東西！

小馬　這屋子交給我，我替你看著。

趙大　（愈想愈疑，）你這個狗東西，別是調虎離山之計罷！（把手縮回，）這五百塊，也得說明白呀！

小馬　營長的錢，您倒小心，肯這樣的把守著，準不會出差子，營長自己都要不動嗎？(站起來，)你不用忙，營長會賞你！(口吻惡毒)你自個兒，怕不是有口難分麼，我替你說好去！

趙大　(漸漸明白，這事情不妙，營長如若聽了小馬這番言語，不偷也要冤他偷的，斷無好開交。)罷了！罷了！(索性取許多鈔票，塞在身上，收拾停當，將欠要走，忽又聽得門響，連忙拾了手鎗，回過身來提著來人，那知迎面迸見的正是營長，兩人都吃一驚，半晌無言，營長退向門口，想阻住去路，趙大手起一鎗，那營長中彈，稍一踟蹰，趙大已衝出門去了。)

(急急閉幕)

第二節

第二幕

(道已到了路的盡頭處，當前一座遮天隔地的

大樹林，林子深處，蔓連模糊，結成一個黑塊，也不知此中是何世界；林子外邊，一根一根豎挺著的老樹，一堆一堆蹲踞著的磯石，其實兇惡。那夜更深了，些微星光，映在凍地上，一片清冷，遠遠聽得有蠻笛銅鼓之音）。

買大　（脚走匆忙，直向前走，一見林子，尋塊石頭坐下），這可是松林啦，也有走到的時候！好呀！讓我歇歇腿，（搓揉著，對腿撫慰），夥計！今兒辛苦你們啦，到了老家，給你熱水燒酒，洗洗塵土，現在可不能鬆你，還得當一會兒差，送咱過林子去。（望來路，），這趟走真不含糊，一個勁兒的跑，二十里地，總許有一個時辰。（靠著樹休息，聽得那若斷若續的銅鼓不覺心煩），勃郎郎！勃郎郎！倒霉鼓總不住聲，搖腿呀，指打鼓就能趕上麼！（張追兵不見），別說還有多遠啦，一百步都瞧不真嗎！（搖頭）滿天烏雲，（傻笑），今宵真黑，比著營長的心

逗黑！（轉身相林子，笑容驟歛），你瞧瞧這林子，什麼頑意兒，從古至今，有活人在這裏頭走過麼？（又一陣銅鼓聲，風吹入耳）紡郎郎！打你媽的一輩子的鼓罷！趙閻王沒那麼大工夫來理會你，（鼻子裏冷笑），爲了姓趙的一個人，出上隊伍啦，來二百，來三百，你們一營都來，還能跟我進林子啊！（指點）你瞧一顆樹，又是一顆樹，又是一顆樹，大大小小，亂七八糟的長著，辨不出東西南北，幾百個人，胡撞瞎碰，能不迷惑住麼？進去容易，出來可難了！這樣周圍十幾里的大林子啊，你們在裏面轉圓圈兒罷，轉上二十五年，別想活著出來啦！（一番盤算，頗覺得無愁無恐，索性高枕石塊，壓在地上）。

（林中習習，索索有怪聲）。

趙大　（翻身坐起，大喝），什麼東西！是誰！是誰！（跳起來，懷裏拉出手鎗，緊對黑處，我開鎗打

你，（林中卻無動靜），什麼呢？沒有人許是個松鼠兒。（細尋樹根，見一鼠爬上樹杪），可不是松鼠兒，混帳東西，你也會欺負我，（伸臂朝上將鎗提了兩提），再敢嚇唬人，我要你的命！（倒放了心），趙閻王的眼睛，夜看百步，講究在黑地裏打老鼠。

（把鎗仍想放在懷內，卻因一晚走動太多，那褂子皮帶，都纏在身上，不甚舒便，順手解了皮帶，重新扎括，那口袋裏一捲捲的鈔票，壹數掉了出來，擺在地上）沒經意，就拿了這麼許多！（胡亂點了數），這一堆有三千塊錢。姓趙的快開開眼，也不枉著活了一世！（急急將鈔票藏入衣袋，除下腿捲，取手巾包了，繫在腰裏）。明天到了林子那一邊，這些錢都是你的啦，快走罷！

（一剎那間，烏雲遮沒了星月。）

趙大　（自己害怕），我的祖宗，怎麼這樣黑呀！也

不曉得道兒在那裏，(點頭，)那是自然哪！我要衝著北走，總能出得去的。(又尋入路，)可是真沒有路，一點路兒找不出來，我怎麼能知道是衝南是衝北呢！(想，)不錯，我聽誰說來著，這林子進去的地方，有顆樹創掉了皮，做的暗號，等我找找。(刮燃火柴，到樹邊上下照看，)不對！(換樹，點著枯枝細照，)這樹怎麼不見呢？別是我走錯了林子罷！(又換樹，忽然噯的一口，將火吹滅，)你瘋啦！趙閻王，你往常聰明巧妙，賽過狐狸，今天就這樣糊塗，漆黑的天，你叫個火照著自己，讓人家好瞧見你，對你描準啊！(趕快將枯枝火柴，扔在地上，抓些泥土，掩滅餘火。)

(那夜色愈見沉黑，趙大蹲在那裏，便似一團黑影，面目已辨不出)。

趙大 (立起來，猛然身子退後，神色改變，兩眼逼視，駭極大叫)，你！你！你是幹什麼的！血！血！

血！一臉一腦袋都是血！

（細認愈駭），營長！營長！你！你來來拿我呀！不行！不行！這一次不行！姓趙的不當你的差啦要走！非走不可！那怕我得掐死你！（自己一人，兩手亂舞，望空掙鬥了一回。）我眞掐不著你，（張開眼，爽然若失），什麽都不見了，（歎口氣），營長在營裏，剛被我打了一鎗，他影子也不能來啦！（醒著），這是走得太累，走上火來啦，神虛心亂，見神見鬼的，其實不礙，沉住氣，一忽兒就好，（話未說完，又跳起來，）小馬，你亦來麽！憑什麽你要分我的好處，太以欺負人（望空撐拒，）滾開，滾開！（住手．）他亦去了，姓趙的外號叫閻王，眞鬼都不怕，還怕假鬼麽！（乾笑了一回。）

（一陣風過，鑼鼓聲格外響）。

趙大　鼓的聲音近了，（摸鎗），這枝鎗百發百中，弟兄們還不知道麽！兩無冤仇，何苦當眞追

趕！（狠心忽起，）你們眞要翻臉，我有一個棒子兒，就要你們一條命，還有五個子兒哩，要五條命，你們五個來換我一個，姓趙的性命也沒賤賣！（對着那般追他的兵狂喝，）來呀！來呀！你們得先死五個，再想拿姓趙的，我走啦！你？你滾你媽的蛋去罷！

（硬着頭皮，走入林子去了。）　　　　閉幕

第三幕

（寂寂深夜，慘慘微月，層層古木，一株株危然聳立，這巳在林子中，遠處鼓聲隱約可聞，近處樹底有物，窸窣作響）。

趙大　（踹着斷枝落葉，穿繞尋路，被樹根拌跌，爬起，倚樹喘息，）這裏比外頭眞不一樣啊！（自己週身看過，）姓趙的是怎麽啦？道兒都不會好好的跑麽！（揉摸著膝蓋，）盡撞在樹上，摔在樁子上，衣服扎破，也傷了幾處，（望著樹歎

氣，）在這夜間黑地裏，林子是頂古怪啦，沒頭沒尾的，過了大樹，又是矮樹，走盡一段，又有一段，總不改樣子，總也走不完。咳！（坐下，）我要不歇會兒，可眞不能往前走啦，（拍拍地，心裏愁煩，）沒地方可以找一點兒吃的！

（樹根石底，忽然起了怪聲，好似七八個人，嗚嗚號哭，十分悽慘。）

趙大　（見有許多人，從樹後轉出來，仔細一認，連忙立起，笑逐開顏。）啊呀！你們十幾位都來了嗎！（對着樹拱手，讓坐，）好呀！好呀！不錯！託福！（以下皆是與人對談，但實無一人，）怎麼說？二哥！（頓）想著回去啊！（頓）回老家，（頓）是呀！隔著千山萬水，遠著哩！（頓）家裏老太太惦記你嘛！（頓）有啦！您出來有十幾年啦！早就該回去。（頓）嫂子整天的等著你！人心都是一樣啊！小媳婦兒，還有不盼當家的早早回來的麼！（頓）回不去！怎樣回不去？（頓）唉！受

了傷！（頓）打仗總免不了受傷呀！（頓）這一次打得眞厲害，（頓）您瞧見我來着。可不是麼，我也在場！（頓）三天三夜！沒斷了槍砲！（頓）還下著大雨，（頓）後來您就挨了一槍，唉！（頓）您老等着，等著有人把您搖回棚裏，上點藥，給治好了，（頓）您麼說！他們沒管你！（頓）二哥！他們把你活埋啦，（頓）您還沒死，他們就動手把你埋啦！（憤極立起），誰他媽不是一樣的人，下得了這種毒手，眞的嗎！眞的嗎！（頓）狠心狗肺，狠毒沒有人心的小王八旦！（咬牙，）別忙，總有報應的時候，雷打火燒，天誅地滅！（喊）你們屈死的，還樣不中用，就不會去討命麼！

（嗚嗚號哭，一時又起，聲音孤直，半晌始息）。

趙大　（面色驚慌）二哥！……我……您怪我麼！（氣餒），我倒是下手來着，（頓）可是將軍的命令，叫把受傷太重，差不多不中用的，都扔在

坑裏！（別轉頭去，似乎愧悔），你說的話，我全都記得啊！（追想前情，緩說，）當時您跟著三十五六個人，同下一坑，別說棺材，連蘆蓆片兒都沒有！您掛著眼淚，跟我磕頭求告：說是您身上三處中槍，血流的太多，不知還能治得好治不好；多怕是活的分兒少，死的分兒多啦，可是嘴裏這口氣不斷，心裏總存著一點指望，也許可以治好，保留得這條老命；要我把您擱開一邊，且不埋在坑裏，祇瞧您自己的運氣，倘若不免一死，那怕露尸沙場，雨打風吹，狗拖狼咬，決不怨我；萬一遇救不死，挨回老家，一家子一輩子都念姓趙的活命之恩；咱們跟著一個主子當差，在一個營裏吃糧，要我念著往常的交情，高擡貴手，也不枉爲朋友一場。二哥！姓趙的聽了你的話，心裏好不慘傷，實在不忍哪！（懇切申說，惟恐不信，）二哥！誰不知道將軍的軍法厲害，將軍命令，不論是誰，

不准私情；就是自家的弟兄們，傷重了，跟敵人一樣，都得快埋，姓趙的沒有法子呀！（兩手擱隔，側身躲避，）二哥！且慢動手，您聽我說，還不明白麼？就是治得好，您也不能毀再領槍，再打仗啦，麻麻煩煩，把您救回來，也是自找倒楣；將軍算定了，你們是沒用啦，完啦，反正是一死，爽爽快快，早一點兒不好麼！二哥！您認命罷，姓趙的是旁人呀！（著急，）你說我已經答應救你，爲的是瞧見了你身上帶著八十多塊鈔票，纔起了歹心，把你活埋，簡直是圖財害命呀！這是那兒的話！（老羞成怒，）滾開罷！不聽將軍的命令，來聽你的話，我自己的腦袋，都不要了麼！趙閻王走啦，你們敢那麼樣罷！（滿面殺氣，冷笑）趙閻王就是這個脾氣，翻臉不認得朋友！

（祇聽得遠遠近近，嗚嗚鬼哭，一陣斷續不斷，若有無限怨怒。）

趙大　（盛怒，）住嘴！住嘴！叫你知道厲害！（對樹放鎗。）

（立時萬聲俱寂。）

趙大　（得意，傻笑。）一羣賤骨頭！這一鎗把他們制住了，（定了一會，便覺神識清楚了許多，那鼓聲也近了，）咦！我說些什麼，後面有人打著鼓追趕，放著路不走，糊裏糊塗的，在這裏瞎放鎗，糟塌鎗子，（急速舉步，但看見樹，不免膽寒，）咳！怕的什麼！林子裏，那些都是樹木，還會有別的東西麼！（走入。）

民國十一年長辛店　（閉幕）

第四幕

（此時月亮從烏雲中透了出來，眼前境界，歷歷清楚。這段林子，卻不見有許多大樹，緊近有一幹兩幹，倒在地上，遠望一叢，皆是矮樹。）

趙大　（跌跌蹌蹌奔入，扶著一段橫木，便躺下來，

在地上呻喚，）哼！哼！（勉強坐起，）呢呢！我的腳啊，（兩手把腳搬近身旁，）穿著這個鞋，我可一步算走不了啦！（脫了半天，纔慢慢將兩隻稻鞋退下，）漲得這樣緊法，你瞧多麼腫呀！（伸直腳，）噯呀！（望林生歎，）怎麼還在林子裏？早就該出去啦！（耽心，）走了又走，像是過了不少個時辰啦！

（銅鼓聲似乎響些，）你聽呀！倒霉的銅鼓，又打起來了；（搖頭，）這聲音是近了點兒呢？還是遠啦！也聽不出來！

（又自己寬慰，）怕什麼，離著一大段路哩，那兒就能趕上麼！（身子往後一靠，略為安閒，仰著頭看月亮，）好呀！月亮出來，可以找個道兒走，不會再瞎碰瞎撞，絆著跌著啦，（轉念，）這一夜怎麼這樣長啊，天總不肯亮，（四顧，）有了太陽，我纔知道那一面是東，那一面是北呀！（苦笑），趙閻王本來在營裏，當著好好兒

的差，一下子竟弄得在荒林裏逃命！……（低頭不語。）

（一團鬼火，綠陰陰的從矮樹堆裏鑽出來，閃爍不定。）

趙大　（摸袋，）錢！還好都在，（意足，）命裏該是我的，總是我的！（掏出錢，）要不是爲着你，（哽咽不能成聲，一會又說。）好了！可以享福尋樂了，拚着性命幹一回，算沒有白幹！（想起槍打營長的事，心裏惶恐，）記著點兒，這錢是怎樣得來的，也得行點好事纔好！（指一捲鈔票）先化幾百塊，換買一塊小小的麥田，自己的力氣，掙換出吃的穿的喝的來，良心無虧，從此安分守己，做一個好人罷！（又指一捲，）再化幾百塊錢，修蓋娘娘廟，掛個新匾，初一十五，燒香上供，有罪赦罪，有冤解冤，保著平安無事！（又指一捲，）這幾百塊錢，有親戚朋友，窮的，老的，或是天災人禍，逼得無法的，我一生

辛苦，樣樣膂到，那能袖手旁觀。（又指一捲，）這幾百塊錢，修橋舖路，夏天湯藥，冬天稀粥，也不枉了我姓趙的出門二十多年，今天發了財回來。

（祇聽得鎯郎郎的聲，一團黑影，跟著那鬼火遊出來，近前一看，卻是一個人影，左手拿一隻碗，右手擲骰子。）

趙大 （擡頭看見，我說是誰？是王狗子呀，好久不見，我眞念著你哩！他們還說您當了革命黨的奸細，給大帥將軍槍斃啦，這見著你，我心裏喜得什麼似的，幹麼不說話呀！

（王狗子將碗放在地上，祇顧擲骰子，又做手勢，似乎邀趙大入局。）

趙大 （勃然大怒）我把你這個下賤不要臉的狗東西，當初姓趙的本是做了好人，當初，我省吃省穿，攢聚下來幾十兩餉錢，打算退伍回鄉，及早改行，是你王狗子，連騙帶哄，邀我跟你

要錢，把我的錢都贏了去，我是無可如何，纔從新當兵，混一口飯吃，思前想後，就是你這個壞蛋，趕緒著我再向這下流裏走……走……走到今天！（抓著鈔票，朝王狗子提了幾提，卻立刻塞入懷裏，）今天姓趙的，又發了財，又打算回家行好，你王狗子，又起了蛇蠍歹心，又來逼我要錢麼？（拔出槍來），狗子呀！我已經要過你一次命啦，你逼著我，非再要你的命不可嘛！

（鑼聲即敲子聲。）

趙大　去你的罷！（一槍打去）萬景都滅）。

民國五年春　　　（閉幕）

第五幕

（山勢至此，陡起成為小岡，過岡子去，無數峯巒，都密密蓋著樹木，那岡子上，卻是平坦坦光地，約有百十尺周圍。）

趙大 （一路喊來，）好熱呀！好熱呀！好熱！（走到閘子上，四面一望，忽然四肢僵直，雙目緊閉，將身子左右旋轉，舉動木笨，是不由自主的樣子，少停張開眼向遠處瞭望，指手畫脚，說出許多話來，都是譫語，）煙！（指一處，）黑煙直往上冒，（往後退縮，）起了火啦！（再指，）好大火？不遠不遠，（側耳）什麼（句）哭（句）娘兒們的哭聲！（句）好些娘兒們哭哩！（立在石頭上瞭望，吃驚，）我呀！這麼許多小娘兒婦們，四處亂跑，（嚥了一口），兵老爺在後邊追著，（目不轉睛，）嘖！……嘖！……嘖！……（哭聲，）一個年輕的姑娘，衝進頭跑，給他們抓住啦，（很心細看，）那不就是王三姐兒麼，剃頭王師父的妹子，（發急，）他們把她按倒在地，（句）三個，（句）三位兵老爺，都堆在她的身上了，（兩手掩著眼睛，）嘿……嘿……嘿！……（鑼鼓聲如雨點一般，打得甚急。）

趙大 （仍是昏迷不醒，）不好了，兵老爺來啦！衝著我們的房子來啦！（搖手，）不！不！這是我的家！我不願意走呀！（乾笑，）我這麼大年紀，又老又醜，還怕什麼，（催旁人，）玉姐兒，你！你快跑！快！快跑呀！（吃驚，）不行啦，兵老爺都到了門口，跑不出去啦！（着急，）玉姐兒快藏起來，藏起來，藏起來！你還是死了罷！（歎息，）年輕的小閨女，長得這樣美，（跺脚，）快！快……打窗戶裏跳出去！那不是窗戶麼！（屏息而待，）好了，好了，（反而自慰，）我的女孩兒，總算保住了，……她死啦。（掩面啜泣。）

（又一陣銅鼓聲。）

趙大 兵老爺，你進來要什麼，……開箱子幹麼，…咱們窮苦人家，沒有值錢的東西，……（厲聲，）把皮襖給我留下！……兵爺，我不敢！（改口，）你把這衣服留下賞我罷！……祇有一件綢衣，還是做新媳婦的時候，我婆給我的，…

…別弄髒，藏著給玉妞兒陪嫁哩，……別拿走！……聽老人家一句話罷！……六十多歲的人，說話決不會錯呀……走罷走罷！財主家裏去，可憐窮人，放過他們罷！……幹麼點火，……不是要放火！……天哝！……白煙往上直冒，一下子就穿頂了，……喒們窮人，礙著你們什麼啦，這樣狠心毒手啊！……兵爺！沒有人，舖底下沒有藏著人！……（賠笑，）我就有這麼一個小子，……他實在是駭壞啦，這孩子不會害人，……饒了他罷，……別打他，那槍把多麼重呀！……（發急，）別把槍尖兒指着他，這個式兒不好，……（跪下，）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我跟諸位跪下啦！……有福有量的兵老爺，……還是殺我罷！……諸位別，……（大叫，）唷！……唷……唷！……我的孩子也死了！死了！死……（大笑，）……好熱呀！……（脫去衣服，）火愈燒愈大，也罷，……火神菩薩收了

老婆子去罷！我還要活著幹什麼！（擁身一跳，倒在地上，亂喊亂滾。）

（又有一陣銅鼓聲。）

趙大　（漸漸靜下來，躺着不動，忽的翻身坐起，自己莫明其妙。）我這是做些什麼呀！（看了一轉，）還在林子裏？（指脫下來的衣服，）咦，把衣服鈔票，滿地亂扔！（仍舊穿上。）

（又是一陣銅鼓聲，祇見狀似人形的黑物，一個一個現出來，接連有幾十個。）

趙大　你是誰！……都是燒死的冤鬼呀，……那不是三個年輕俏皮的姑娘，怎麼渾身黑的，眼睛鼻子都沒有，……還有老頭兒，……還有小小子，……（大駭往後退縮，）幾千個弟兄們放火的，怎麼單來找我一個人，（放槍，）瞧我好欺負呀！

（連發兩槍，萬景都寂。）

（閉幕）　　　　民國前一年南京

第六幕

（仍在崗子上）。

趙大 （伏在地上求禱，）老天爺！救救俺罷！我一輩子無惡不作，早就該報應，早就該死，念我從沒有存心故意，毒害他人，老天爺！我本不願意做壞事啊！

（銅鼓聲不絕於耳。）

趙大 （跪直伸訴，）那天見男女老少，在火裏滾跌叫喚，我向弟兄求情，他們說，不放火不能搶劫，做事得斬草除根，我心裏不忍，想回營不幹，弟兄們把刀架在我頸上，說同過河，同下水，發財在一塊兒，倒霉也在一塊兒，大家動手，不許一個人單做好人，先殺背羣的，我沒有法子，祇好依從，到後來做溜了手，纔胡作胡爲的呀！

（銅鼓聲。）

趙大 （磕頭，）那狗子是我鄉親，淪落在外，我拿錢替他治病，又代他找著差使，這東西恩將仇報，反而骰子裏灌鉛，詐騙了我的銀子，你想有一點血氣兒的人，誰還能甘心忍受，我纔稟報他是革命黨，原爲叫他吃苦幾時，出口冤氣，誰知審出來眞憑實據，他眞是奸細，給營長槍斃了呢！營長升官，我心裏悔得了不得，五百兩賞銀，一文不要，老天爺！你也瞧見的呀！（磕頭，）我趙大不能算是頂壞，多一半是冤枉的，老天爺！可憐開恩罷！

（漸漸明朗，現出衙門，居中一官，翎頂袍褂，據案高坐，十數衙役，橫眉怒目，侍立兩側，筆架簽筒，夾棍竹板，色色齊備，便是前清時審判公堂。）

（一婦人朝上跪著，那官兒顚頭播腦，問了許多話，婦人祇是搖頭，官兒想了一想，和顏悅色，指著趙大又問，婦人仍是搖頭，官兒拍案

怒問，婦人祇顧搖頭，官兒無法，命差役將婦人帶過一邊。）

（又一老者跪上堂來，官兒照舊問了許多話，老者搖頭，官兒剴切開導，老者固執不從，仍是搖頭，官兒厲色，拔出一把簽，指指趙大，那老者叩了一個頭，跪著搖頭，官兒大怒，指揮左右，將老者上了夾棍，老者痛得昏絕了去。）

趙大　（駭得手足無措，口裏祇叫，）老天爺！

（噴了一口冷水，那老者漸漸醒轉；官兒指著趙大，又問，那老者回過頭，望了一眼，歎了口氣，很像不得已樣子，勉強點了點頭，官兒大喜。）

趙大　青天大老爺！冤枉阿！

（帶上那婦人來又問，婦人仍是搖頭，官兒大怒，擲下一簽，衙役等將婦人按住褫背。）

趙大　阿呀！大老爺！

（那婦人被鞭得一絲兩氣，官兒指著趙大再

問，便連忙點頭稱是，官兒大喜。）

趙大　青天大老爺，冤枉啊！

（那衙役等，將著竹片夾棍，惡狠狠的望著他。）

趙大　（爬前跪下，叩頭求告，）青天大老爺！冤枉啊！（說了許多遍，官兒全未聽見，）老爺別把小的當做兇手，小的沒有殺人呀；老爺！他們是打昏了，瞎指胡說，小的是冤枉的呀！

（衙役將夾棍，扔在當地。）

趙大　老爺開恩！小的打不得啦！腿骨都夾碎啦，青天大老爺！

（衙役磨拳擦掌，即待動手。）

趙大　（搔頭問天，）天老爺！這叫做公道，這叫做講理麼！咱們沒錢沒勢的老百姓，遇著這羣（悲憤塡胸，）豺狼，還想活命麼！（激烈，）可是姓趙的，不能容容易易就死了，我得先殺幾個人，（立誓）諸位神道老天爺，祇此一次，永

不再犯，我趙大往別處躲仇避禍，從此以後，要做一個好人，（拔出槍，指著官，）狗官聽著，現在是民國，有王法的，你還要冤枉我麼？

（一槍打去，萬景俱滅。）

光緒三十二年

（第二節完）　（閉幕）

第三節

第七幕

（林中，趙閻王前遇活埋被害諸冤鬼處，鼓聲更近了。）

趙大　（筋疲力疲，步履艱難，）這可怎麼著！（跌倒在地，）五個槍子兒，都使完啦，天還不亮！（爬起想走，又跌在地，）給他們拿住罷，我真不在乎啦，（抱著頭哭，）我怎麼會有今天，當初…（坐起思量往事，無限悽傷，）咱們也是本分人家，種田過活，老爹死下來，留下一所房子一

塊地，我養著老娘，對河鄰居劉家的小姑娘，叫小金子，（愛深難忘，提起名字，猶覺戀戀。）喈們倆自小在一塊兒長大的，小金子說給我做了媳婦，指望不久過門，娘兒三個，有吃有穿，短不了和和睦睦，有幾天好日子。（長歎，）誰知那個年頭，來了一個鬼子，說喈們拜祖宗敬神道，全不對，死了還得下地獄受罪，那鬼子盡教著村裏人吃洋教，說鬼子話，拜洋菩薩，他媽的又要蓋洋教堂，這可壞啦，我說俺自己個兒的地，怎不讓種呢，原來村裏的王老虎，欺著俺跟媽是孤寡，沒人幫助，把咱的地偷占著賣給鬼子啦，蓋上洋廟，大紅磚房，王老虎發了幾百吊錢的財，喈們一個大錢沒見，鬼子勢力大着哩，那兒去講理啊，媽一急病死啦！我的小金子。她……也……死……了！……好鬼子！好鬼子！（抱頭又哭。）（樹後走出兩個人，一個深目黃鬚，胡服手杖，一個肥頭大

腹，寬袖長袍，那洋人虎視耽眈，四處指點，那洋奴脅肩諂笑，一路奉承。）

（那洋人戲取棍子，在趙大頭上，輕輕敲了兩下。）

趙大　（跳起罵道，）什麼東西？

（洋人昂著頭，睜著眼，反而有氣。）

趙大　（見是洋人，駭得慌了手脚，連忙跪下，）洋老爺，洋大人！別打！別打！洋大人！（叩頭。）

（洋人十分得意，慢慢行開。）

趙大　咳！喒們都不是人！（爬起來，恨說）好厲害的鬼子，縣裏老爺都怕他，府裏老爺怕他，道裏老爺怕他，撫臺大人怕他，都怕他，北京皇帝萬歲爺也怕鬼子，好呀！（聲淚俱下，）窮人不怕他，別把喒們窮人，太趕極了，總有一天反起來，拿鬼子一個個斬盡殺絕，報仇雪恨，（站在一塊石頭上，側目看著洋人洋奴，忽然一陣狂笑，眼紅聲酷，）我說是誰！原來是王老虎

啊！你害得我好，你害得我好，阿阿！也有走到趙閻王手裏來的時候，（狂笑，）今天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！

（洋奴向洋人打恭作揖，那洋人便走前來護著他。）

趙大 （正要抓住仇人，被洋人恃勢攔阻，真是忍無可忍。）怎麽說？王老虎拜過洋菩薩，就可以白欺負人麽！

（洋奴在洋人背後，有揶揄之色。）

趙大 （字字沉着，國人同痛。）鬼子！你聽我說！你到俺村裏來，甘言笑臉，說爲是行善救苦，喈們老實心眼，受你哄騙，把你當做朋友，禮貌相待？那知你這個東西，口是心非，結交了壞人匪類，欺負良善，盡講究損人利已，胡行胡爲；你的勢力大啦，喈們鬥不過你，今天你財也發啦，田地拿過去啦，什麽都是你的理，什麽都是你占便宜啦，喈們呢，醜丟盡啦，不是

人，應該倒霉的啦，永世比不上你洋大人，連猪狗都不如啦！姓趙的有田有地，母子兩個，過的安安樂樂的日子，好鬼子，你搞得喈們家破人亡啊！你眞把姓趙的，當做個不要臉怕死貪生沒有心肝的王八旦，不敢把鬼子怎麽樣麽！（一股怒氣，上冲斗牛，）我……我……我…（舉起手來，卻待行兇。）

（洋人霍的竪起那棍子。）

趙大　（積威之下，到底不敢，十分委屈，祇好往肚裏咽，那隻舉起的手，慢慢縮回來）。有……什麽……法……子，……鬼子手裏有棍子！（無可如何，但怨毒愈甚。）

（洋人也有些擔心，提棍防着。）

趙大　（不顧死活，跳起喝道，）沒有你們這羣毛子，姓趙的何至如此！還我那塊地，還我小金子，不殺你，死也不能甘心！（拔槍，三放不響，）槍！也欺負我！（擲槍在地，）老子不要啦，

你們有槍，老子不怕，老子有金鐘罩，鉛子打不進，給我一根木棍，給我一根木棍，（拾樹枝在手，）姓趙的一輩子不肯吃虧，殺大毛子，殺二毛子，殺三毛子，（將棍亂舞，燈光都滅。）

庚子

（閉幕）

第八幕

（林中，趙大遇見王狗子處，鑼鼓聲更近了。）

（祇見密密層層，立着許多人，大半衣服破爛，狀如乞丐，幾個紅布纏頭，紬衣畫面，如戲上扮的二郎神，三太子，孫悟空，猪八戒，秦叔寶，武松，黃天霸等等，有的拿著槍刀，有的拿著鉋鍬擔扁！紅旗大書乾字，另有許多旗幟，寫的是"扶清滅洋"，"天神天將義和神團"，"殺大毛子，殺二毛子，殺三毛子"，"姜太公在此"，"月光老師在此"，等字。）

趙大　（伏地誦咒，）天靈靈，地靈靈，奉請祖師來顯靈，（叩頭三十六，）左青龍，右白虎，雲涼佛前心，玄火神後心，先請天王將，後請黑煞神，（伏地不動，少時白沫滿口，躍起，指揮衆人，操棍舞跳，口裏叫喊，與銅鼓相應。）

（閉幕）

第九幕

（銅鼓聲打成一片，少刻住了）。

（小馬領着一隊，老李做嚮導，已追到趙大入林子處。）

（小馬同老李向內張望，衆人藏伏在樹背石後，持槍守待，如臨大敵。）

老李　就是這個林子！

小馬　（很不高興，）好傢伙，足足走了三十多里地！（擦汗。）

老李　（在地上尋看，得意說）打這兒進去的，準沒

錯兒。

小馬　（不信）由你說！

老李　（舉起枯枝，）樹枝兒，沒有人打火點着，自己會燒起來麼？

（衆人都回過來看。）

小馬　（無話可答，但心裏不願，）你可不能說他還在裏頭罷！

老李　（冷）跑不了！

小馬　他先到三個時辰。這早晚許在林子那一邊啦！

老李　（冷）說不定，不認得路。走不出去，瞎蹤瞎撞，就許在裏頭轉上一輩子的圈子。

小馬　算他媽當的倒霉差，大冬天，在被窩裏睡著還冷，到荒地裏來喝西北風啦！拿住趙大，追回贓來，明天是營裏弟兄，大夥兒都關餉，咱們就該白辛苦的！

老李　營長不說，拿不住趙大，這一個月欠餉，就

算沒了麽？

小馬　不是爲這幾兩銀子，我還不來哩！

老李　（冷）拿得住！

小馬　他早是高飛遠走了！

老李　（冷）在裏頭。

小馬　好罷！就算在裏頭罷！他在暗處，咱們在亮處，他拿着槍等着，誰不知道趙閻王是百發百中呀！

（老李語塞，衆人聽見，趕快將身伏下。）

老李　（冷）等著！等著！等著！太陽快出來啦！東面發亮啦！

（忽聽得林中有物作窣窣聲，衆人回身注視。）

小馬　（走進），小心著！小心著！

（又聽得趙大在內，直着喉嚨，忘命狂喊。）

小馬　是他！是他！正是趙大，一個人舞著跳著，瘋瘋癲癲的，（大喜）手裏槍也沒有，舞著根樹枝兒。（將手一招，許多兵都跟著衝進去了。）

老李　(跟到樹邊，忽反一個轉念，不走進去)原來如此啊！營長簡直都推在趙大身上，小馬這些昏蛋，也會信他，(暗笑)我不明白，趙大這一槍，怎麼單打不死他，腿上小小的傷，那會致命麼！

(林中槍聲連發。)

老李　(默然，少頃長歎，)完了！這是你眼睛不認得人，對著惡虎兇狼，也要盡忠報國，纔有今天的下場！

小馬　(走出來，)拿住了！拿住了！

(軍隊凱旋回來，幾個兵　趙大，放在亮處。)

老李　(解開趙大的衣服，摸着胸口，搖搖頭，)唉！(隨手拾起一捲鈔票，)這麼許多錢，準有幾千塊。

小馬　來！交給我，我帶回去。

(老李一包包遞給他，衆人看了眼紅。)

老李　（在趙大腰裏，摸著一包東西，似乎是幾捲鈔票，不覺詫異。）哦！（眉頭一縐，計上心來，連忙將趙大身體翻轉，脫去他上身軍掛。）還有！都在口袋裏，（對小馬，）你連這件褂子拿去罷！

小馬　（接了褂子，高興，）老李！全靠是你！沒你，咱們怎麼也不會知道趙大走林子這條路，回到營裏，營長准肯開恩，這趟將功贖罪定了！

老李　（聽了怫然，明知營長深刻，雖允放他做嚮導，但搶劫的銀，本是他起意的，恐難免罪責，幸而他心裏已另有主意，便點了點頭，故意望著趙大歎氣道）也是咱們多年的朋友，三次在一塊兒出差打仗，他死得好慘呀！

小馬　（似乎有些感動，）也是他運氣不好？

老李　諸位先走一步，（指趙大，）等我掘個坑，把趙大哥埋了。

（衆人慘然。）

老李　（感慨，）誰都許有這麼一天！

（衆人聽了，都不言語。）

小馬　走罷？營長還候著哩！

（領了衆人，打著鼓走了。）

老李　（不覺眞生感觸），趙大哥！大哥！（悲痛）閻王爺，你也總算死得不含糊啦！弟兄們排著隊打著鼓的送你！（蹲下去，代他整理衣服）營長待你好麼，營裏這麼些人，就是你心眼兒眞實，就是你傻！（指點著數說一番，又是怪他，又是憐他，）你啊！你做好人心太壞，做壞人心太好，好人壞人，都做不到家，我瞧你東奔西走，到處惹禍，一輩子也沒有過了一天的好日子，（含淚）今天還是老李來埋你！（頓）老李求你幫個忙，行不行，腰裏的鈔票洋錢，借給我做盤纏罷！（不忍動手，停了一刻，終將趙大腰裏繫着的手巾包解下來，取出鈔票，盡數放在自己懷裏，即將手巾包了趙大的頭）趙大哥你

死了沒鬼便罷！假如有靈，就保佑著我過林子回老家罷！（拉著趙大，又回頭看看天光）天也快亮啦！（走入林子去了。）

（閉幕）（完）

洪深戲曲集

定價 七角

著作者 洪深

發行者 張鑫山

經售者 各省大書局